

國魂精衛

青年出版社發行

J
100123
115

四幕抗戰劇

國賊汪精衛

馬彥祥著

青年出版社印行

序

何浩若

抗戰以來，中國戲劇展開了一個新的方向和前途，也就是說抗戰的行動提高了戲劇的使命和轉變了藝術的觀點，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同時，在目前戲劇本身質與量的發展上，也可以說明這和事實，我們只要看抗戰劇本之能夠深入民間，廣大民衆之熱烈的樂於觀賞，每個鄉村不論男女老幼對於劇本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和受到深切的感動，都是證明戲劇工作在抗戰宣傳中之重要性。

青年劇社對於戲劇工作的推進，不僅是積極的提高宣傳的效能，和增強中心思想發揚，同時更要使戲劇工作能充分的宣傳團的主張和完成團的教育任務，越必須廣泛的積極的深入於全國青年羣衆，提高全國青年的革命信仰和堅定全國青年的革命意識，所以戲劇工作在團的宣傳工作中是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

「青劇運動」的開展，雖只有一年多的歷史，但是青年劇社單位的發展，却是出入

意外的迅速，現在全國各地已經有百餘個青年劇社了，這的組織細胞已經深入到了每個都市和鄉村，並建立了堅強的發展基礎，可是各地青年劇社對於劇本之缺乏，確是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現在中央青年劇社出版「劇本創作選」擬定每月出版適用劇本一種，這除了提高本團戲劇同志的寫作興趣外，同時更想藉此以救濟普遍的「劇本荒」的現象。

自然，這個報空工作是需全國愛好戲劇同志的共同進行，共同努力，我更希望全國各地的戲劇，對於我們選集的劇本，多所採用，俾有上演機會，並對劇本的內容，多多指正。

關於「國賊汪精衛」

馬彥祥

這本戲不是我制作的，是汪逆及其狐羆狗黨他們自己創作的。這裏面我沒有虛構了他的一件事實，也不會捏造了他們一點主張。所有劇中的陰謀和狂吠，都是他們自己的。我不過把牠們編纂起來，使成爲一本戲劇的形式而已。

因爲儘量保存事實的原相，所以人物和劇情寧肯由其單純沉悶，不使牠們流於戲劇化。自然，這戲的一段影響將阻礙民族的前途與幸福的历史。我們也未便把牠當作戲劇來看的。

寫劇本有時用上空閒上的種種限制，尤其是寫這一類近於自殘性的劇本。本劇中有時亦不免有這種困難，在時間及地點的安排上，不得不因劇情的限制與事實稍有出入。例如第二場發生時間是廿八年四月五日——距會仲鳴後刺後九日——而劇中引用了「汪平沼協定」（發表於四月五日），委員長「抗戰國策始終一貫」的談話（發表於四月十七

日），據及吳稚暉先生的罵汪文章（發表於四月十一日）。尤其吳稚暉先生的文章在劇中被改作爲廣播講演。又如汪逆與王道克敏及梁鴻志會晤的點點應該是在青島及南京，不是在上海。這種例在全劇中很多。不過有一個原則，縱使時間與地點稍有變動出入事實者決無杜撰。

從事備寫這戲起直到脫稿爲止，整整是費了一年另二個月。其間除去蒐集材料，作者一廡臥病以及因其他工作的牽制所耗費的時間而外，真正執筆寫作先後不過四五個月。作爲一個劇本的創作來看，這時間是太短促了；但就宣傳的需要來說，這時間實在是太長了。汪逆叛國，已經兩年，在戲劇方面，除了只有三四本獨惡劇外，至今尙未見有較爲完整的有統系的揭發汪逆罪行的劇本發表，這是很奇怪的。

原因當然是有的。以作者寫本劇的經過來說，其中最感到困難的是材料的缺乏。如果只根據報紙上所登載的一點材料，那是太不夠了。於是作者不得不希望能夠得到一點更爲確切的材料來作參考。但是太難了。我跑遍了各報，

開，便是說整理史料時，曾發借閱。除了軍委會政治部的材料室，由於第三廳的關係，給了我些便利而外，幾乎什麼也得不到。遠遠請住我們不努力麼？

其次，是劇中往往有許多事在中途忽然有了變動，也增加了作者不少處理上的困難。例如爲了高武陶希望二人的揭發汪逆賣國密約，我曾經把全劇修改了許多次。我原來的計劃是五幕的，因為發生高陶事件而改爲六幕，再因汪逆組織偽政府而改爲七幕。有人說如果明天汪逆在南京被入階殺了的話，勢必又要改爲八幕了。我說，如果他真的死了，我的戲也可以不必發表了。

復次，是關於高陶二人情節解釋問題，友人吳漱予兄主持戲曲極刊社，徵稿及本劇，曾發表希望高陶二人在劇中不要登場。這對於作者實在是一個過份的要求。高陶過去曾經助紂爲虐是事實，發表過許多謬論也是事實，後來認識了敵人的真面目，才幡然悔悟，逃出現實，忠誠對忠於抗戰。這正說明了汪逆備和平主張即在其同志之間且不免遭遇到絕大的打擊。劇中寫高陶的反正，正是寫汪逆的末路。我在本劇中寫此二人之戲，

甚為考慮。我的解釋是根據政治部頒佈的「對汪宣傳」的指示：「對於高宗武陳希良主張和平之誤認應予批評和糾正，但不予以打擊」。〈全文中第六條——詳見政治部編印的「十日宣傳資料」第一號〉大概不會有問題吧？

困難確實是太多了，就自己的一點點寫作經驗來說，是從來沒有處理過這樣瑣碎而又複雜的題材，因此作為整個的反映汪逆反國的政論譯文，對作者來講，免不了還有許多缺陷是無疑的。但是一想到汪逆及其狐羣狗黨在這兩年間所做的一切罪惡，我不能不大大地把他這種的作品發表出來，這裏面至少寫出了他們罪惡活動的大概輪廓和汪派漢奸必然的淪落的命運。

全劇人物

汪精衛

陳濟棠

周佛海

高宗武

陶希聖

褚民誼

梅思平

林柏生

丁默邨

曾仲鳴

王克敏

全劇人物

全劇人物

梁鴻志

陸鏡城

周其旋

四小生

徐德夫

甄 權

牛頭馬面二人

陸高立微

夏仁壽

衛士一名

小漢奸

鞭志保靈

山藁巨

彈絃子者

演說者

檢場者二八

覆座者

助手一

賓客多人

字雜男女廿餘人

小職員

儀禮甲、乙、丙

御婦一

老若一

本、扇、食物

全劇人物

小孩一

安宅僕人一

影佐禎昭

山本

松井

熊野

日本特務工作者六、七人

日本浪人甲、乙、丙

藝妓一

日本憲兵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民國廿七年十二月廿九日下午二時

地點：河內

人物：

汪精衛

陳璧君

曾仲鳴

周佛海

陶希聖

國股 汪精衛

梅思平

高宗武

山本

松井

熊厚

其他日本特務工作者六七人

安南男僮一人

河內某製藥廠內的一間大客廳，舞台正前開着一道大門，可以望見外邊頭樓上的樓梯。左邊是兩道落地長窗；外面有洋台、花園、隱約的看見些樹木。室內陳設相當講究，但並無喧嘩之處。

開幕時，室中擠滿了日本鬼子，說他們是鬼子，一點也不冤枉。你看他們一個個都是鬼頭鬼臉的樣子，鬼鬼祟祟的不知在幹些什麼；有的在交頭接耳，有的在東

碰西壁，有的在偷偷摸摸，有的在溜來溜去。

樓梯上的脚步聲靜了，是會仲鳴走下來。他手裏拿着一疊名片。大家見他過來，都很有禮貌的向他鞠躬。

山木趨前與會仲鳴握手，態度非常誠懇。

山木：會先生，你好。

會仲鳴：好，好。

山木：（向衆介紹）這位就是會仲鳴先生。

衆鬼子：啊，會先生！久仰久仰！（一齊鞠躬）

（會亦略與諸人點頭爲禮）

山木：（向會介紹）這位是高橋先生，這位是中村先生，這位是熊野先生，這位是松井

先生，同盟社的駐港記者，昨天剛從香港趕來的。（會仲鳴逐一的看各人名片）

會仲鳴：啊，是的，是的，各位請坐。

松井：在香港聽見汪先生同諸位先生從重慶脫險出來的消息，敵國的人都非常快慰，所以特地到河內來，一來是向汪先生同諸位先生致敬，二來想請汪先生發表一些離開重慶以後的感想。

熊野：是的，我們聽說汪先生到河內來了，都很興奮，汪先生對於中日問題，我們相信一定會有很好的解決辦法。我們都是在河內住了多年的，汪先生如果有什麼事要我們做的，我們都願意效勞。

（在會仲鳴說話的時候，有一個鬼子在一旁偷偷的照相，會仲鳴瞪了他一眼，但他還是照了。）

會仲鳴：我代表汪先生謝謝各位的好意；汪先生因為接見了一早晨的客，有點疲倦，現在正在休息，不能出來跟諸位談話，非常抱歉！

衆鬼子：那裏那裏！

山本：汪先生確是太辛苦了，需要休息一下。以後的時間很多，我們隨時都可以來請

教。

乘鬼子：是的，是的。

山本：（從衣袋裏掏出一封信，遞給曾仲鳴）這是遼寧河內的全體日本僑民聯名給汪

先生的一封信，向汪先生表示敬意的。（大家又鞠躬。）

曾仲鳴：（我代表汪先生謝謝。）

松井：（向曾仲鳴）那麼我晚上再來見汪先生吧？

曾仲鳴：（微笑）真對不起，勞諸位空等了半天。

衆鬼子：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再見，再見。（大家又鞠躬，然後魚貫而退。）

曾仲鳴：再見，再見。（一面說着，一面在門邊送客。）

（等客人走完了，曾仲鳴看看錶；按電鈴；拆開那封信來看，笑笑。把信和名

片一齊丟在一旁。安南僕人由外入。）

僕人：先生，什麼事？

國賊汪精衛

會仲鳴：今天下午汪先生不見客。

僕人：是，先生。（下）

（陳璧君、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四人從樓上下來）

陳璧君：都走了？

會仲鳴：都打發走了，汪太太。日本人的特務工作真厲害，只要有機會，就一天到晚來

包圍你。（向周佛海）佛海先生，汪先生醒着了麼？

周佛海：剛醒着。梅思平還沒有到麼？

會仲鳴：（看看錶）現在兩點鐘，飛機該到了，汽車已經去接了。

陳璧君：不知道梅思平有什麼好消息帶來？他一來，我們就可以決定該怎麼辦了。

會仲鳴：佛海先生，不知道你的看法怎麼樣？我總覺得這件事情——我們的態度要慎重。

一點才好。（向高陶）高先生，陶先生，你們說是不是？

周佛海：仲鳴先生的意思是很好的，可惜現在說已經遲了。這一回抗戰既然——汪先生

開的場，當然就要汪先生來收場。事情到了現在這個地步，也無從再談恢復了。

陶希聖：（有點詫異）九一八以來，汪先生一向不主張抵抗，怎麼周先生倒說這次抗戰是汪先生開的場？

周佛海：陶先生過去跟汪先生的歷史比較短一點，難怪你不知道。七七事變發生以後，陶先生你可記得蔣先生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的一篇演說？

陶希聖：（略作思索）唔，那次我也在場，有的，有的。

周佛海：當時蔣先生表示得非常堅決，說，「到了最後關頭，我們一定抗戰到底」。日寇知道蔣先生的態度以後，正在猶豫不決，還沒有決定是不是繼續進攻的時候，是汪先生送了一個暗示給他們，說蔣先生的強硬表示完全是虛假聲勢，只是日本繼續進攻，中國一定屈服。這樣，八一三的仗才打起來了。

陶希聖：（頗為詫異）喔？還有這麼一回事麼？

顧維鈞：是呀！所談這一回的抗戰，完全是陰錯陽差的打起來，糊裏糊塗的打下去。

當時我聽他談話爲至多不過像「一二八」一樣，個把月就可以結束的，誰又會想到一連四載呢？是一年半！

陶希聖：（匆匆的點點頭）那就難怪汪先生要離開重慶了。

陳慶君：從這一點，我們可以知道汪先生做事是多麼的負責任。這一年半來，儘管大家主張抗戰，可是汪先生是無時無刻不在替和平運動打算，你們曉得麼？每次講演，他都很用心思，儘管說的是抗戰的話，骨子裏都是在宣傳和平。他解釋「熱土抗戰」，「游擊隊」這些名辭，我敢說只有汪先生能解釋得這麼準確！至於同日本方面的關係，大家都知道，一向是宗。在主持，在抗戰中雖然沒有發生很大的作用，可是殺心而論，汪先生也算對得起他們了。

高宗武：汪太太的話不錯，汪先生的苦心，我完全明白。在南京汪先生當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的時候，我就是藍洲司。從那時候起，一直到現在，這筆賬都是很經手

的，我很清楚。

曾仲鳴：但是現在的情形又不同了。過去汪先生在台上，一切都以保守秘密；現在下了台，一舉一動，沒有方法不公開，這就很有出入。我想起民國廿四年在南京的時候，有一個星相家叫東海一吾的，曾經給汪先生算過一次命，汪太太，還記得麼？

陳璧君：（想了一想）唔，唔，有的。

曾仲鳴：他預言說：「戊寅年汪先生謹防一跌」。今年恰巧是戊寅年，不要這「一跌」就應在這件事上？

（大家大笑。）

周佛海：仲鳴先生，想不到你也會迷信星相家的話！

曾仲鳴：（正經的）不，不，我並不是迷信。不過這東海一吾確是有點道理，推算歷代名人的命，很多靈驗。譬如他曾算說胡展堂先生「丙子年尤當爲國珍重」，後

東胡先生果然那年就死在廣東。他說胡適之「丙子以後即將輸入政界」，前年果然就做了駐美大使，這幾條不都很靈麼？

周佛海：世界上偶合的事情多得很，是和家的話要是句句都靈驗，那不成神仙了？照目前的情形看來，抗戰決無前途，說不定重慶政府今年要過不了年，要坍台，這位星相家的所謂「一跌」，又怎麼知道不是指的「重慶政府」？那麼汪先生的離開重慶倒真是預防呢！（說得大家都笑了。）

高宗武：周先生解釋得妙，好！（說得連曾仲鳴自己也覺得好笑了。）

（外面有汽車喇叭聲。）

曾仲鳴：唉！恐怕是思平到了！（說着話便跑到洋台上去，在外邊喊）可不是思平！

（周佛海等連忙趕出去。）

曾仲鳴：（在外）思平！思平！這兒，大家正等着你呢！

高宗武：（在外鼓掌）歡迎我們的低調同志！歡迎我們的低調同志！（大家都喊「歡迎

……（梅思平到洋台上，與衆握手爲禮，一面說着，一面走進來。）

梅思平：（見陳壁君，急趨前握手）汪太太好？

陳壁君：好！謝謝你。飛機剛到？汪先生直盼望你來！

梅思平：（環顧室內）哦？汪先生呢？

陳壁君：汪先生接見了一早晨的客，有點困，睡個午覺，等一會兒就可以去請他。

梅思平：我們估計你兩點半可以到，所以汪先生訂的三點鐘談話，（看手錶）現在還有

一刻鐘。

陳壁君：思平先生，你從香港來，香港方面，對於汪先生的離職飛臨，一般輿論怎麼樣

？

梅思平：表面上，一時還派不出什麼來，好像大家都在觀望，看汪先生第二步怎麼走。

我同在香港的同志們談過兩次話，大家的意思，覺得汪先生這次的出走，在時

機上似乎急迫了一點。如果再等些時候，碰到一個更合適的機會，影響一定會更大。

曾仲鳴：我的意思也是如此。

梅思平：不過各方面我們大致都已經有準備了；我們的華南日報，該可以顯一點顏色了。

周佛海：事實上，汪先生這次也是不得不走。最近在南嶽的軍事會議席上，前方的全體將士對於汪先生向路透社記者說的「中國隨時可以談和平」的談話，一致向汪先生質疑。這對於汪先生當然是一個很大的刺激。這樣，汪先生看各方面的情勢，實在不能再留，十八號晚上，就騙蔣先生說要到成都去講演，當夜就飛出重慶到了昆明。

梅思平：龍雲的態度怎麼樣？

周佛海：汪先生去找他，是希望他能夠響應我們的和平運動。只要龍主席的關打通，軍

事上有了實力，我們就可以什麼都不怕了。可是他不但不能成，而且還打了一個糞報去請示蔣先生，你這糟不糟？

梅思平：「精糕，精糕！真是精糕！這樣說起來，還幸而是走得早了？」

周佛海：「可不是？」

梅思平：「大家不必着急了。我這次來，有一個好消息報告，準能叫大家興奮的。」

衆：「什麼好消息？什麼好消息？」

梅思平：「彭任願留在香港親口告訴我，板垣已經答應，只要汪先生肯出來，日本可以供給全部軍械，並且讓汪先生訓練四十個師團軍隊。」

衆：「四十個師團？真的麼？」

梅思平：「当然是真的，他還託我帶了一封信來給汪先生。」

陳璧君：「（不禁喜出望外）那就什麼問題也沒有了！只要有了實力，我們就可以跟重慶政府抗戰到底了！」

衆……（不約而同）對！抗戰到底！抗戰到底！抗戰到底！

（汪精衛正從樓上下來，走到半梯，聽見大家喊着「抗戰到底」，莫明其妙）

汪精衛：（走進屋來）抗戰到底？誰抗戰到底？

衆……（都很有禮貌地）汪先生！

陳登君：我們說要跟蔣先生抗戰到底！是思平帶來的好消息。

汪精衛：喂？思平到了？

梅思平：（趨前與汪握手爲禮）汪先生，這一次您辛苦了！

汪精衛：你來了，好極了，我們正等你，有什麼消息麼？

梅思平：（從口袋裏拿出一封信來）梅佐先生託我帶了一封信來給您。

汪精衛：（一面拆信，一面說）我的幾個電報都收到了麼？（看信，不待得意處，不覺

微笑，點頭）我早就說過，只要我們不失信，日本也決不會失信的。（見大家

都立着）各位請坐！今天是二十九號，近衛首相的聲明已經發表了有二個星期

，無論從那點說，我們都有立憲響應的必要，尤其是二十六號蔣先生發表了他的反駁的講演以後。彭佐先生的信裏也提到了這一點，他希望我們快點響應。這是不成問題的，問題是在我們究竟採取什麼方式來響應他們。

會仲鳴：汪先生，我是不是還得延遲些時候，也許抗戰形勢最近會有變化。

汪精衛：我自從抗戰以來，想到中國不得已而抗戰，我就想到抗戰怎樣可以持久？怎樣可以勝利？如果不能勝利，又怎樣可以求得和平？在會議上不知道說過多少次了，直到漢口同廣州相繼丟了，國內各方面的困難已經到了極點，我總以為和平談判的時候到了，想不到大家還是要打下去！打下去，我們是沒有出路的；我們還能怎麼？

爾佛海：而且照目前的國際形勢同國內的抗戰形勢來看，都是對重慶方面有利的。對我們有利，對我們就不利。我們現在如果還不發動，以後的困難一定會更多。

汪精衛：從前我也同爾佛海先生一樣，以為中國抗戰必敗，久戰必亡；以一個剛剛在內

強謀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對敵，怎麼會是牠的對手？想不到抗賊居然會支持了這樣人！

陶希聖：那麼我們是不是能……像我們今天早晨所談的？

汪精衛：這很難！我不是不知道，而且也不是沒有試過。我幾次三番兩次向蔣先生建議

，國民黨今日之應該講和正像從前俄國的布爾什維克的應該講和一樣。則寧

布爾什維克的和約解釋：俄國如果同德國火併下去，俄國不一定亡，但是共產黨的政權一定亡，我們現在如果跟日本火併下去，中國也一定亡，但是國民黨的政權却一定亡。國民黨的政權一亡，我們就什麼也完了。這樣的話，我不知說過多少次，蔣先生不聽，有什麼辦法？

陳璧君：現在要求中國不亡，只有推倒中央，和議成了，就讓汪先生出來組織中央。

衆：是，是的。

陳璧君：可是要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就先得使和與戰的問題能夠公開討論，至少要使和

的問題與職的間還能同樣讓全體民衆自由討論，才有辦法。

梅思存：這很容易，華南是我們的機關報，港澳兩地文字的打手也有的是，我們通知林柏生，請他負責好了。

陶希聖：那麼，我們一方面是不是先要把中日和平的原則提出來呢？

高宗武：這是當然的步驟，要考慮的就是剛才汪先生所說的方式問題。

梅思存：我個人的意思，我們有兩種方式可以採取：第一種是每汪一人名義發表主和通電，由各方面來響應；第二種是許多人聯名通電，不但我們這裏的人要出名，連重慶那邊的，不管他們是不是同意，也把他們寫上幾個，這樣聲勢就更擴大一點。

陶希聖：第二種方式有問題，如果重慶那邊否認，豈不是弄巧成拙？我看還是第一個方式妥當一點，由汪先生出面，大家以爲怎麼樣？

高宗武：不錯，這是第一種方式好，用汪先生個人的名義。

周佛海：我有一點意見。用汪先生個人的名義是比較適當的，不過最好不要採取惡劣的形式。那樣做，重慶方面一定會說汪先生是反叛中央，他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對付我們了。

陳璧君：周先生的話很有道理。

陶希聖：那麼周先生看應該怎麼辦呢？

周佛海：現在汪先生雖然離開了重慶，可還是國民黨的副總裁不是？我想最妥是採用向中央建議的方式。而且在建議當中，一定要避免有反中央的字句。這樣，汪先生還是以政府裏的人自居，手續上合法；同時，我們的和平主張，又可以借此很自然很冠冕的公開出來，讓一般民衆看了，認為和與戰還是未定的國策。

衆……（俯首稱是）對，對，這個方式很巧妙！

曾仲鳴：（只有他似乎還在考慮）優點！我們應該先考慮一下，這個建議的結果怎麼樣？陳璧君：我都不外重慶，錢受成着不接要。

周佛海：我還沒有這樣簡單，我夢想重慶方面的處置：第一、不見得會立刻採納汪先生的建議，第二、也不會立刻同汪先生破臉決裂，一定是派人請汪先生回去，從長計議。重慶方面如果採取了這個辦法，就是暗示和平有商量的餘地，有進行的可能，然後汪先生領導我們，以個人的資格，設法同日本活動講和。汪先生，你看是不是這樣？

汪精衛：周先生的估計大致是不錯的，即使退一步說，重慶方面不接受，鬧翻了，彭佐先生來信說：日本方面決計支持我們到底！

曾仲鳴：我不反對汪先生的和平主張，不過我不明白，怎麼汪先生這樣的相信日本，我會懷疑他們能夠支持汪先生到底的話！

汪精衛：你儘相信我自從九一八以來一直幫助他們，爲什麼就不相信他們能支持我呢？你要知道，他們支持我們，是於他們絕對有利的事。

高益寰：仲鳴先生，這一點你可以放心，一年半以來，汪先生在「一面抗戰，一面不斷

「總外交關係」的擁護之下，幾次派我到東京去，同日本朝野接洽的結果，他們也都一致承認，不是汪先生出來。中日關係決無從調整。現在汪先生出來了，他們又有不歡迎的道理？

汪精衛：我想這封電稿就請周先生同陶先生兩位負責起草，內容當然全部根據近衛首相聲明裏所發表的三點：第一點是「善鄰友好」，第二點是「共同防共」，第三點是「經濟提携」。

周佛海：是。

汪精衛：你們大家再研究研究，我上樓去覆佐先生一封信。（說完就出門上樓去了，陳璧君也跟着出去。）

（安南僕人拿着一封信進來，曾仲鳴接過去一看，送起出門向樓梯上跑。）

曾仲鳴：汪太太，頑皮有信給你。

（陳璧君又從樓上下來。）

陳璧君：重慶來帖，是誰？

曾仲鳴：（看了覆信封，交給她）吳稚老的。

陳璧君：（一面拆信，一面說）喔，他寄信給我幹什麼？（看信）

（大家本來在商議，這時大家都注意的等知道這封信的內容。）

高宗武：汪太太，吳稚老的信裏說什麼？

陳璧君：（看完了信）這不是那一套？要我勸勸汪先生。你們看。（把信交給他們，自

己又上樓去了。）

（大家圍着看信。）

高宗武：信倒是寫得很委婉，可惜太晚了。

曾仲鳴：連我自己也說不出所以然來，我總覺得這次的舉動有點冒險，弄得不好就會斷

送了汪先生的政治生命。

周佛海：仲鳴先生未免多慮！你跟汪先生多年，難道還會不知道？從前胡展堂先生是上

自有辦法，下台沒有辦法。汪先生剛相反：他是上台沒有辦法，下台就有辦法，屢試不爽的！對不對？

（大家想了一想，都笑了。）

衆：汪先生一定有辦法！

曾仲鳴：但願如此！（懷着一種空虛的心情走出去了。）

衆：汪先生一定有辦法的！

第二場

時間：民國廿八年四月五日

地點：河內

人物：

汪精衛

周佛海

林柏生

鄭佐禎昭

松井

安南僕人

這是第一場的那間客廳，惟陳設略有變動；此外，客廳裏又多添了兩件

國、賊汪精衛

西：給王的一幅很大的中華民國全圖，另外是一架無線電收音機。

且歷王翻着四月五日的一天，會仲鳴聲刺後的第九日。

幕開，林柏生在桌上寫南華日報的社論，周佛海在看從山陰寄來的電報

大公報。

周佛海：（看着報，忽然笑起來。）

林柏生：（停筆不寫，問他）佛海先生，有什麼新聞嗎？這樣好笑？

周佛海：蔣先生在重慶向中外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抗戰到底始終一貫，」柏生，并

且還要處分我們呢。

林柏生：噫！（隨口答應）

周佛海：請觀察念幾句給你聽聽：「建立東亞新秩序就是日本併吞中國的新名詞……在

這種情形之下，「絕無和平的餘地，絕對不是什麼虛偽空投學理論所能動搖我們

全國的決心於萬一。……對於這種無恥之極的主張者，……這種人在精神上

林柏生：已經自己宣佈了死刑，實在不值得一提。」（略頓）柏生兄，請你注意下面的話：「至於國家的處分，要看他以後的行動如何再定」。聽聽，國家處分，還要看以後的行動如何再定呢！

林柏生：這話聽話，前天我在香港就看見了。蔣先生總算客氣，還肯指出汪生的名字來罵。

周佛西：指出來了又怎麼樣？我們到河內四個多月，我們所行的，電報都明白。所謂「以後的行動」的話，我想就是指這次宗武代表汪先生到東京去談過這事說的。現在即使他們知道了，又有什麼關係？汪先生早已被他們卸去黨籍了，不帶我們的黨籍也一齊給開除就是了。

林柏生：你倒不要說，開除黨籍倒無所認，再厲害一點，就說下令通緝吧，我們在河內，也無所謂；倒是怕……上次我在香港，不是幾乎換了那筆財？

周佛西：這你可以放心，在河內決無問題，彭佐顧問已經表示過，他負全責。

林柏生：那爲什麼最近會仲鳴同志被他們暗殺了？

周佛海：（想了一想）柏生兄，你以爲仲鳴的事是重慶那邊來幹的麼？

林柏生：不是重慶，這是誰？

周佛海：（低聲地）你弄錯了。

林柏生：什麼？難道不是他們幹的？

周佛海：（點點頭）唔，這是一個秘密。

林柏生：呢？

周佛海：你昨天才來，所以不知道。

林柏生：那麼你說，究竟是誰？

周佛海：你做夢也想不到，我們已經從各方面證明是彭佐顯間派人幹的。不過他還

已不承認就是了。

林柏生：（大驚失色）什麼？會是彭佐顯間派人幹的？他們爲什麼這樣幹？

周佛海：大概是爲了仲鳴的處境上有問題。彭佐常常表示，仲鳴對於和平主張的意志不堅定。

林柏生：意志不堅定？

周佛海：他們想汪先生同仲鳴最接近，大概是怕汪先生會受他的影響，所以把他幹掉了。

林柏生：（憤然作色）這太豈有此理了！（呆了一會，嘆了口氣）咳！今天不是你說起，我還不知道。記得那天我們在香港接到仲鳴被刺的消息的時候，大家憤慨極了！斷定這事情一定是東慶政府幹的。所以接連在南華日報上寫了幾篇文章。

（稍頓）這事情汪先生自己不知道麼？

周佛海：怎麼不知道？汪先生痛心極了！

林柏生：那就奇怪了，汪先生既然明白，爲什麼今天還要我寫篇社論，並且指定題目是「爲河內政治暗殺事件質問重慶政府」？

周佛海：這當然又是影佐顧問的示意，他們不承認這是在他們幹的，當然就得假鴉片賣
度政府，并且借此可以激起一般民衆的反感，這顯而易見！

林柏生：汪先生就不提抗議？

周佛海：抗議？有什麼用？

林柏生：這樣，汪先生來免太苦，而且太危險了，還是合作下去？

（桌上的電話鈴響。）

周佛海：（一面說着，一面去接電話）所以本來預備向上海去的，現在汪先生也不得不
考慮了。（接電話）唔？那裏？………喂，你是影佐顧問麼？………不，我是
周佛海。汪先生在樓上………是，是，我去請他，請他一等。（放下耳機，去
接電話，再向林說）一定又是要求汪先生去上海問題。

林柏生：………呢？

（安南僕人上。）

周佛海：請汪先生下來接電話。

：（安插僕人答覆了一聲，上樓去了。）

周佛海：昨天汪先生逼我談這問題，我倒最贊成他立刻到上海去的。

林柏生：汪先生的意思呢？

周佛海：他雖最好等知道了高宗武在南京談判的結果無庸再作決定。汪先生做事向來

就這樣頭腦過多。

（汪精衛從樓上下來。）

周佛海：你在房間的電話。

汪精衛：（點點頭，過去接電話）喂，林先生嗎？……是呀，是的。……呀？中

京有電報來了嗎？……唔，唔，唔，好極了！……（有點迴疑）唔，這

問題我考慮過了，我想……唔，有許多話想同你商量，……想來麼？

……好的，好的。……再見。（放下耳機）

周佛海：是不是又是關於到上海去的問題？

汪精衛：唔。這事情真麻煩！宗武這幾天沒有消息來！

周佛海：剛才我同柏生只還談着這問題。我的意思；——爲了和平運動的整個前途設想，您只有到上海去。在這裏，雖然不是絕對沒有辦法，但是環境太不便利。

汪精衛：（問林柏生）你看呢？

林柏生：如果我們要決心幹到底，那當然是離開這裏的好。

汪精衛：是的，要決心幹到底，就一定得離開這裏！不過現在時機還沒有到。我的意思，我們一定得什麼都有了把握，到上海去才有辦法。這次宗武代表我到東京去，要是條件談得下來，我是很願意立刻走的。可是……

（安南僕人拿着一張名片進來。）

周佛海：（接過來看了一眼）又是松井！

汪精衛：（略加思索）請他進來吧。

僕人：是。(下)

林柏生：誰？

周佛海：松井，同盟軍特派駐河內的記者。

汪精衛：柏生兄，你們倒是同行呢！

(周林都笑了。松井從外面進來。)

松井：(與汪及周握手，見林柏生，不甚面熟；周佛海爲之介紹：「這位是林柏生先生，」急與之握手，大爲殷勤。然後向汪)知道汪先生這些時心緒不大好，所以一直沒有敢來打擾。

汪精衛：不敢當，不敢當！

松井：這次會仲鳴先生被刺，真是太不幸了。他追隨汪先生很多年，對於他的死，汪生一定……

(林柏生在起錄談話。)

國賊汪精衛

汪精衛：曾先生的死對於本人是一個莫大的損失，無論在公在私，都使我痛心得很！但
是我的信念，決不會因此有所改變。記得中國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三月裏，我
在北京發槍的時候；警察在我的身上搜出一革命的決心」幾篇文章，問我：「
帶這些文章幹什麼？」我當時回答說：「沒有什麼。這些文章，從前是用墨寫
出來的，現在我想用血把牠寫出來」。今天我想起十二月十八號同我一同坐飛
機離開重慶的曾仲鳴同志，我懷念我到今天還無人問。（演戲模的流下眼淚來）
（）就是為了紀念曾同志，我也將用我所說的幾篇文章獻給和平運動的。

松井：（譏諷）汪先生不必太難過。只要和平成功，曾先生的犧牲不是毫無代價了。最
近我們佔領南昌這一次勝利，汪先生看是不是對於中國的抗戰增加了很大的因
：難，甚至於有迫使中國不得不新的趨勢？

汪精衛：南昌的失陷對於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威脅，甚至增加了他們抗戰上的許多困難，
也是事實。但是說因此就會迫使中國請和，可未必。因為目前的：南昌，就是

個的軍事上講，不過是中國主要感威脅一個樞紐，即使失陷，也不致影響到整個的軍事局勢。

松井：那麼汪先生對於促使中日兩國和平的具體計劃怎樣呢？汪先生以為到怎麼的程度，中日才能談和平呢？

汪精衛：我以為要實現我們的和平目的，主要的還要看日本的軍事力量。我們必須在中央軍還沒有嚴密的準備好之前，要力進攻，完成這方面的作戰任務：（一）走向大連圈旁邊，一邊設，一邊指著（第二，華北方面，應該攻佔西安，這樣，就可以包圍四川，並且截斷中蘇的交通。第三，華南方面，應該趕快攻佔南京，截斷安南與廣西的交通。

周佛海：並且還可以消滅塔西託托勢力，這一點很重要。

松 中：是的，是的。

汪精衛：（計畫池的賣國計畫）第三，在華中方面，佔領南昌還不夠，應該一鼓作氣，

繼續攻下長沙，截斷湘贛路，進佔襄樊宜昌，以控制湖南四川的咽喉。如果日本的軍事行動做到了這地步，那時候中國的局勢一定會發生極大的變動。

周佛海：那時候，汪先生就可再發一次聲明，自動出來收拾殘局。

松井：是的，是的，能夠這樣，真是中日兩大民族的共同幸福。

周佛海：並且從此可以奠定東亞和平的基礎。

松井：不過汪先生是不是以為在河內就可以達到這樣的目的呢？

汪精衛：當然不！可是究竟怎樣辦法，還得看日本政府是不是有同我合作的誠意與決心。

（安南僕人上。）

僕人：彭佐顯閣到。

（彭佐顯昭進來，他今年四十七歲，中日戰爭以前，默默無聞，八一三後，忽然紅起來，被譽為「時代的驕兒」。在日本少壯軍人中算是博學多能者。性情甚為

，野心極大，他同柳俊六共被認爲八面玲瓏之武人。曾任日本駐滬總務廳長。故於中國情形極悉。在日方特務機關中，他是支持汪系最力的份子，常汪任行政院長並外交部長時，他即與汪系人物往還甚密。此次勾結汪逆，出力最大。這個可怕的陰謀家，碰着了利令智昏的汪精衛，真可謂是如獲至寶。）

汪精衛：（趨前與影佐握手爲禮）正等你來呢。

影佐：謝謝。（與岡等點點頭；見松井在旁）噯，你在這兒？

松井：是的，少將，剛在同汪先生談話呢。

影佐：應該的，汪先生是中國人，而且是最愛國的中國人。我們日本人在討論中國和平運動的時候，萬萬不能忘了這一點。我們認汪先生是處理中日事變最好的對手，不惜予以積極的援助，並非因爲汪先生肯爲我們利用，而是因爲汪先生他理解日本，而且同時他又是中國人民所最尊敬的一個愛國者的原故。

汪精衛：愈過獎了。

林非：少將的話一點不錯，一點不錯。汪先生，您同少將談談，我要先走一步。再見。

再見。周先生，林先生，再見！

（汪精衛等送林非下。）

影佐：（從袋裏取出一封電報來）這是今天東京來的電報。

汪精衛：（接看電報，不知說什麼好）是命。

影佐：怎麼樣，汪先生？

汪精衛：影佐顧問，能不能再給我點時間考慮考慮？當然，上校仍是一定要去的，所

謂考慮，只是時間問題。

影佐：我已聽替汪先生考慮過了，汪先生要實現你的和平運動，只有離開河內，立刻到

上海去。

汪精衛：是前，這意思我明白。不過……

影佐：不過什麼？汪先生到河內來已經有四個多月了，除了發表了幾篇「舉一個旗」

以外，什麼事也做不出，全中國的抗日分子還是照樣的活躍，這未免使我們懷疑到汪先生對於和平運動是不具真正的誠意？

汪精衛：這柄……

周佛西：影佐賴則，關於這一點，我懇請汪先生說明一下，我們實在沒有方法可以保證中國全國人民目前都沒有反日抗日的情緒同行動。如果貴國人士因為中國還有反日抗日，就懷疑汪先生同我們沒有誠意，實在是冤枉的事！

汪：那樣為表示汪先生同諸位的誠意起見，到上海去不是什麼問題都解決了麼？這幾個月來，和平運動所以不能發展，就是因為河內的環境太不自由，汪先生沒有能辦，行動有了很大的限制，在這裏既不能召集會議，又不能發表聲明……

汪精衛：不過這並沒有影響到我們的種種活動，在香港，在上海，我們都已經做了許多事，積極的在推進和平運動，影佐先生當然也很清楚的。

影佐：可這些都相稱；如果汪先生到了上海，和平運動一定會有更發展的發展，汪先

生既然有誠意，爲什麼不能這樣做呢？

汪精衛：我的意思……

彭佐：（有點不高興了）汪先生，你一再的推諉，究竟是什麼意思？

汪精衛：不，不，我決沒有推諉的意思，我的意思是——

周佛海：汪先生是想等高宗武的消息來了之後再作決定。

汪精衛：是的，是的。

彭佐：只要汪先生肯努力和乎運動，所有的問題，我們都可以負責幫忙。

周佛海：首先是「新中央政權」，是不是能夠建立起來呢？

彭佐：我早就說過，這是絲毫不成問題的。我們既然決定了以汪先生公認的對手，

當然要捧汪先生上台的，這還有疑問麼？至於每月四百萬的活動費，只要汪先生

肯出來，也絕無問題，爲了收買了獻獻一個人，我們尚且肯花十幾萬，何況汪先

生你呢？

周佛海：只這了政權同活動費兩個問題解決了，別的都好辦的，汪先生，是不是？

汪精衛：我們既然決心同東京方面合作，當然一切都相信你們。不過我們爲什麼不能再等些時，等事情更具體一點再開始行動呢？

佐：（突然色變）汪先生，你這樣猶豫不決，就使我不能不直率的向你說明了。我這次到河內來，唯一的任務就是奉命來迎接汪先生的。痛快一點說，汪先生願意，也得走；不願意，也得走；而且是趕快走好。

汪精衛：影佐先生的意思，我明白，我明白。

影佐：汪先生明白就好。我們希望汪先生離開河內，實在是爲汪先生打算。這裏太不安全了！

汪精衛：（愕然）怎麼？

影佐：（縮緊）骨仲鳴的死不是一個先例麼？我們雖然願意隨時保護汪先生，可是有時候也許有顧不到的時候。周先生，你看怎麼樣？

周佛海：是的，是的，佐野開的音不錯，上海當然比較安全得多。（向汪）汪先生，我看，我們既然離開家這麼久，在河內久居也不是辦法，索性到上海去了好罷；有許多計畫也是非離開這裏來從進行的，譬如建立新政權，必須召開「國民代表大會」，必須召開「中央政治會議」，這些工作，在這裏簡直是毫無辦法去做。

影佐：周先生的意見很正確。汪先生同意麼？

汪精衛：（想了想）我同意！

影佐：（不勝喜悅）好！那麼我馬上打電報到東京去。他們一知道這消息，一定很高興。

汪先生，決定什麼時候啓程呢？

汪精衛：當然會向能的提前，一星期之內不算太遲麼？

影佐：不遲，不遲！剛才我說你是愛國的中國人，我一點沒有說錯，你看我過去，你看我爲空軍團的人員訓練着想，這是任何人所做不到的。如果以後中國真能成

爲一個獨立的家，不單說，還是汪先生你一個人的功績。我祝你成功，我們大家成功！（與汪握手）我走了，各位再見！

（與汪握手）我走了，各位再見！

林格：想不到從這傢伙這兒到寄！

謝：這倒不是這樣講的。他們逼着汪先生到上海去，固然下他的作用，可是就我一方面來說，事實上也是到了上海，別無去路。我們既然決定回國，政府敢對到底，就得顧頭顧尾，否則幾個月來，這是一無所成，豈不被他們笑話？

汪：我奇怪的是，爲什麼要逼着汪先生到上海去？

謝：我總一定是逼着到具體的結果，所以……其實，我覺得宗武先生也是太過於認真，條件是硬着硬的不能再加工，只憑差不多就行。他的毛病就是死心眼，所以問題一到他手裏，就辦壞了。

謝：汪精衛

謝

汪精衛：這倒不能怪他。可以爭得到的，我們當然要爭。我之所以不願意馬上到上海去的理由，就是怕到了上海，條件就更不容易談了。

林柏生：這倒也值得考慮的。

周佛海：不，不見得。我知道，日本民族是最富於越激性的，這是他們的好處。汪先生這次犧牲一切，挺身而出，為中國挽救危亡，同時為日本解決困難，這種偉大的精神，我相信是可以使日本人感動的，因而他們一定會得在條件上來報答汪先生，汪先生說是不是？

汪精衛：但願如此！（望望那架播音機）現在幾點鐘了？

林柏生：（看鐘）七點一刻。

周佛海：正是重慶的廣播時間。每天是這麼一套！汪先生，今天還要聽麼？

汪精衛：不妨聽聽。

（周佛海去揭開了播音機，立刻發出講演的聲音來。）

聲音：有人說汪精衛這次發表的「舉一個例」有兩個企圖：第一，是要造成把和戰問題，公開討論，企圖搖動人心，破壞抗戰。我以為你這樣宣傳，除了你的同行王克敏，梁鴻志之類以外，那裏還有中國人來相信你這賣國降敵的宣傳？我吳稚暉（周佛海林柏生都不約而同的說：「吳老頭兒！」）倒要，做了你的朋友，應該向你作最後一次的貢獻。汪精衛，我以為你是相信了敵人，而不相信朋友。所以你到現在表面上還說只是勸日本與國民政府講和，你可以在野之身，從旁協助。試問你知不運敵，你有什麼資格，能說你可以勸敵國向本國政府講和呢？……

……（講到這裏，周佛海過去把播音機關閉了。）

汪精衛：怎麼關了？

周佛海：這是這麼一套，老生當談！

汪精衛：不，聽聽，聽聽他們還有什麼可說的。

周佛海：（又去揭開了。）

周 毅 汪 精 衛

周 川

圖 賦 汪 精 衛

（唱）

聲音……汪精衛居然沒有介事，革命青年，黨魁，誰辯家，詩人，搖身一變，又變爲……其對你……如何善變，誰變不了你的……尾巴，人家看了，只是個畜生！從前我稱你這信誓子，乃是我上了人家的當！……

汪精衛：（聽到「畜生」二字，立刻跳起來）不像話！不像話！

……（周佛西連忙把聲音停了）

林柏生：豈有此理！越說越不像話了！

汪精衛：（氣呼呼的）……你罵，你那……你罵了，我就不幹了……豈有此理，誰敢……
越說越不像話了（此語語），很激憤地跑了出去，走到門口，又轉身回罵佛西……
（趕快準備，我們立刻到上海去！到上海去！忽忽上樓去了。）

周佛西：（對林柏生）我這是不聽的好吧！

（閉幕）

卷二十一

第一場

時間：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夜

地點：上海

人物：

劉德勝

梅惠琴

林竹風

丁曉心

同場

上海

國賊汪精衛

四六

陶希聖

高宗武

陳濟成——私立上海中學校長

周邦俊——附逆的上海市商會委員

夏仁麟——中美日報編輯

四小姐

徐老大——偽「反共救國軍」的總司令

牛頭馬面二名

衛士一名

這裏是一個大魔窟——新亞酒店，現在已成爲敵人滅亡大上海，不全國滅亡我整個民族的一個大陰謀的策源地，這裏有的是特務工作機關，烈性毒品販賣機關，爲敵人宣傳政策的漢奸新聞通訊社，還有爲敵刺取國際消息的情報

處。終於多少敵人和無恥的漢奸在裏面活動，是一個沒有天日的所在。

四層樓上的一間大客廳，一共有四道門可以出入，右邊兩門一前一後的並列着。左邊一門，中間通外面同道。室中陳設華麗，汗透電燈們終日在此集會。

這時室中好像很緊張，周佛海和陳濟成起勁地在談着什麼，陳濟成的樣子是未加可否。高宗武同蔣民誼兩人在擬着什麼名單。林柏生在接電話。

林柏生：（拿着耳機，很不耐煩地）喂，喂，喂！——你聽我說——這是汪先生的手諭，非辦不可的！……呀？經費？我不是對你說了麼？彭佐顯問已經答應不在我們的活動費裏開支；這六千塊錢每月由滬西的賭稅項下撥過來。……呀？什麼？這筆錢怕大道市政府不肯？這用不着我們擔心，你只趕快計劃籌備好了！（非常不耐煩的）喂——對嘍——（正想放下耳機，忽然又聽見對方說話聲音）呀？怎樣？哎呀！你的記性怎樣這樣壞呀！名稱叫「人民動員大同盟」，「人民——動——員——大——同——盟！」不是「國民」，「國民」是京

「阿二，你叫阿二，叫阿二，我們叫「人民解放大聯盟」，總齊整了沒有？」阿二說：「我已經組織了，同他們整齊起來！然後就好了，好不好？」放下耳機，阿二說：「我已經組織了，我已經整齊了！」

高宗武：已經組織了。

（阿二說：「我已經組織了，我已經整齊了！」）

梅惠平：周先生，你應該這樣說了，阿二，方向完全在此，差兒要有什麼困難，我們負責解決。

周邦俊：只要你們雙方能夠合作，別人都不會干涉。

梅惠平：不曉得你們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名字我已經說了，就交給了阿二先生，總之，你們雙方合作，就沒有問題了。

（周邦俊說：「阿二，你已經組織了。」）

高宗武：（問）民誼論生，還有其名單呢？

梅民誼：（對林高宗）我去查查看。（拿着名單由右前方的門裏進去。）

（由後方門裏探出一個頭來，是「四小姐」。）

四小姐：（向正門裏探頭）聽得這勁的周佛海搖手招呼！周先生，烟燒好了，來吧！

周佛海：（有些忿忿之不好意思的）好，知道了，就來。

四小姐：款！款！

（說完把頭就縮進去。）

周佛海：（揮着手和梅民誼談話去）自從廬山談話會結束以後回到南京，我就同許多朋友研究，怎麼能在這苦悶情形之下，可以結束北方的抗戰。於是我們一面設法直接向蔣先生進言，一方面想法子傳播我們的主張，設巧主張相同的幾位朋友，有些是在蔣先生的裏面，有些每天必來，無形中就成了一個小小的團體。我們就把這團體叫做「民誼論生」。

梅民誼：汪精衛

陳濟成：低調俱樂部？

周佛海：這意思就是我們反對唱音調。汪先生的主張同我們一樣，所以當時我們無聲中就以汪先生為中心，開始隨和半運動，現在汪先生毅然的全國罷課，來到上海，不避艱險，倡導和平，這種犧牲自己，為國為民的精神，實在是值得我們欽佩。陳先生，你認是不是？

陳濟成：（沒應之）唔，唔。

周佛海：我們請陳先生來參加我們的運動，是因為陳先生在上海教育界歷史很久，地位很高，如果能夠響應我們的和平運動，對於教育界的號召一定很大。不說別的，就拿你的上海中學來說，就有三千多學生，一個人簽一個名字，就有三千多個。

陳濟成：汪先生的意思我明白，不過……學生們是不是一定肯……（頗有難色）

周佛海：這，然還得請陳先生臨時多下點工夫。只要他們肯參加，我們決定：學生每月

一人津貼二十元，教職員每月一百元，如果有特別熱心的份子，當然，代價還可優待一點的。至於陳先生本人呢，自然要另當別論，我們預備馬上成立一個教育協會，暫時請陳先生担任一個委員名義，月薪車馬費六百元，不久汪先生就要召開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那時候，我負責，我們決定送陳先生一個監察委員。

陳濟成：這個，萬萬不敢當！

周佛海：這也是汪先生的意思，陳先生不必客氣。（把手裏的一張油印宣言遞給他）這

張官言的內容，剛才陳先生已經看過了，就請你先簽一個名怎麼樣？」

陳濟成：今天雖然承周先生指示了許多關於和平運動的意見，不過……

周佛海：不過什麼？

陳濟成：濟成還有點懷疑的，就是即使我們願意和平，究竟日本方面是不是能誠意接受和平呢？

周佛海：陳先生這番話聽得我很道理。我從各方面探聽得來的。見，大約十分之九的人，是贊成和平的，可是我就有十分之九的人都是痛恨日本方面是不具任何誠意的。不過，據我個人幾個月來所接觸的，所聽見的，我總覺得：現在的日本當局，固一般比較有見識的人都是有誠意的。

陳文成：我不知貴國先生所說的有見識的人是指誰呢？是平沼呢？是垣田呢？是影佐呢？固然，我們不容許日本方面也真有真知灼見的人，可是在他們前軍部勢力範圍之下，他們有什麼方法可以替日本當局表現誠意呢？假如那樣，我們有什麼保障？

周佛海：（幾乎無以爲答）呵……有沒有保障，全在我們自己怎樣的做法。我們自己有什麼辦法，就有保障；如果自已沒有辦法，那還有什麼保障為靠不住的。

陳文成：可是如果我們明明知道日本大體上已定了局，我們還去照現有的去受騙，那時候我們還自衛的力量都沒有，還有什麼辦法？日本當局豈可以新罵我們說縣長

陳濟成：（恍然大悟）喔，我明白了，周先生，不必說了，我明白了。

周佛海：（笑笑）陳先生既然明白，那就很好，那麼你……

陳濟成：（不知怎樣回答）我……我……

（丁默邨怒氣沖沖的被陶希聖拉着從左邊的房門裏出來。）

陶希聖：丁先生，不必這麼着急，慢慢的來！

丁默邨：（怒氣未息）哼！我看他硬到那裏去！如果連這麼一個傢伙我都對付不了，我

也不叫丁默邨了！

（大家圍過去問：「怎麼」？「怎麼」？）

陶希聖：（勸他坐下）你在這兒坐一坐，我再去勸勸他，事情總要慢慢的來！（向丁耳

語了一會，又到左邊的屋裏去了。）

陳濟成：（在陶希聖與丁耳語的時候，把周佛海拉一邊，低聲的問他）這位就是劉其

特工總指揮部部長丁默邨先生麼？

周佛海：（點點頭）「唔，就是。」（繼續希望走了，漸漸過去問了陳那）「怎麼樣？」

高宗武：（望着那房間）「誰？誰？」

林柏生：（同感的）「誰？」

丁燾勳：就是中央日報的那股反托羅亞歌無怪三番五次警告，叫他不要再寫文章反對我們，誰知他非但不聽，而且居然寫文章罵汪先生不配招待國民代表大會。這還了得，要不要給他點利害看看？我們的士庫還管他做不？」

高宗武：「那那兒，這傢伙怎麼敢你弄來的？」

丁燾勳：「照我的意思，把他幹掉算了，那多省事！是周先生這歷史洪大量，一定要我當

面來說服他，所以含吞。」早就把他接來了。

周佛海：（向前宗武等走近）「我原意是——這夏仁壽這傢伙爲什麼有才幹的知識，如果把他

他拉過來，對於我們這邊也不無用處，這想到……」

林柏生：（搖搖頭）「唔，別的報館也許還有辦法，中美日報一向是罵我們最利害的，毫

兼辦法！

向宗武：（問丁）到了這裏，他還不肯屈服麼？

丁默邨：屈服？起先，我對他還很客氣，我說：我們倒是不希望他一定在報館上弄汪先
生，只要不礙我們就行。如果肯接受這條件，我們可以每月津貼他一點錢。
你們猜他乾什麼？

大 家：怎麼樣？他幹什麼？

丁默邨：（一眼看見有不相識的陳濟成在旁邊，便搖搖頭）唉！別提了。一句話，他死
不答應！哼，那有什麼辦法？只好對他不起，請他吃點苦頭了！

陳濟成：（聽了半天，不覺心裏害怕起來）辦不起，周先生，我要走了。

周鴻海：陳先生，別忙。請再坐一坐，我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

陳濟成：不，不，明玉再談吧。下次再談吧！（說完就想出去）

周鴻海：（一把把陳濟成拉在）陳先生，不要這樣忙，我來給你介紹介紹。（把他拉到

丁默邨那裏）默邨先生，這位就是這裏上海中學的校長陳濟成先生。（又向陳介紹）這位就是我們劇社特工指揮部的負責人丁默邨先生。

陳濟成：久仰久仰！

丁默邨：喔，原來就是陳校長，失敬失敬！陳校長接到我的信了。

陳濟成：（顯然有點慌張了）唔，接到的，接是接到的，不過兄弟一向是主張明新保身，從沒有加入過共產黨。

（旁邊的人都笑了。）

陳濟成：周先生從前當江蘇教育廳長的時候，是我的老上司，所以我今天自己過來看看。丁默邨：好極了，陳校長，這就省得我們去接你了。

陳濟成：不教當！丁先生，周先生，我去了，明天見。不說完想走。）

周佛西：噯，噯，那麼我們的交涉呢？

陳濟成：（呆了，望望丁默邨，望望周佛西）沒有問題，沒有問題。一切聽周先生辦理好了。

周佛西：那麼，陳先生，（把那張宣言遞給他）這張宣言上請你簽一個名。

陳濟成：（急於想脫離虎口，沒有辦法）好，好的，再見，再見，（一溜烟跑出去了。）

周佛西：（望着陳濟成的背影笑笑說）此之謂「殺雞嚇猴」！

（大家大笑。左邊屋裏忽然有吵鬧的聲音，陶希聖先出來，接着夏仁麟破窗大罵着追出來。）

夏仁麟：（臉上帶着傷，受過重刑的樣子，但還能支持，一壁罵着，一壁趕出來）你們這般無恥的東西！我可以死，我決不妥協！汪精衛早已被中央開除黨籍，早已失去了國民黨員的資格，他憑什麼可以來召集「代表大會」！

丁默邨：（從椅子上跳過去，一拳把夏仁麟打倒地下）混蛋！你竟敢侮辱我們的汪先生！（夏仁麟在地下掙扎，動彈不得。）

（陳希聖若有所感，搖搖頭走開了。右邊後面的房間裏的門突然開了，「四小姐」跑出來。）

四小姐：什麼事？什麼事？誰跟誰打架呀？（一眼見見地下躺着的夏仁麟，滿臉是血，嚇得狂叫起來）呀——（一把拉住周佛海，僵依着他）死了麼？喔，你們幹什麼呀？大家和和氣氣多好？我怕。（這時候才看見拉着的是周佛海）周先生，烟燒好半天了，怎麼不進去呀？（不管三七二十一拉着周佛海進房裏去了。）

丁默村：（在「四小姐」出來時，同時去搖電話）二百號。……喂，二百號麼？馬上派兩個人到四百十六號來！快！（掛好電話）

高宗武：咳：一個人到了連死都不怕的時候，簡直就沒有辦法！

林柏生：這實在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我們來到上海，各方面，無論是文化界，教育界，工商界，多少都總算有了點辦法，最失敗的就是新聞界。對於幾家外商的報紙，像中美，大美，大晚報，大英夜報，我實在想不出有什麼更好的辦法來應

付了。

陶希聖：就是咯！汪先生着急的就是這。我們如果不能收買輿論，和平運動就隨時會遇到阻礙。

林柏生：我算是想盡方法了，起先總以為送幾封警告信一定有效的。可是，你們看，（在桌上拿起一張報紙來）這是今天的「大英夜報」，特工指揮部不知去了多少信警告過，一點用也沒有，今天的副刊上還是照樣登了這許多慰勞信，而且還居然敢公開的告訴讀者怎麼樣可以到金華去，加入那邊的中央軍校。還有什麼辦法？其次我想封的是花錢收買……

丁嘯村：收買麼，唔——（搖搖頭）不是好辦法。想總我們的活動費，每月不過四百萬，我們到上海還沒有一個月，花錢已經差不多了，要是動不動就要花錢收買，這點錢夠什麼用？

高宗武：而且像文匯報那樣，好容易花了十五萬塊錢買了過來，英國領事館又不許他

版，這筆錢真是花得冤透了！

林柏生：邵慶，丁先生，你看怎麼辦呢？

（外面進來兩個牛頭馬面似的大伙，丁默村手下的幹部。）

牛頭馬面：（規規矩矩的）部長，有什麼吩咐？

丁默村：（指指地下的夏仁麟）把他抬出去！（地下的人還在呻吟）聽了！把他的

送到中美日報館去！聽明白了沒有？

牛頭馬面：聽明白了，送到中美日報館。

丁默村：唔，抬走吧！

（牛頭馬面抬著夏仁麟出去。）

丁默村：林先生，你不是問我怎麼辦麼？我就是這麼辦。誰扔蛋，誰不怕死，就幹掉

！再不然，就變變報館，把牠整個兒毀了！

林柏生：這是個辦法！

隔城在精衛

六一

高宗武：我看這也不是個好辦法。這許多報館都是在租界上，同時又是外商經營的，弄得不好，就會引起國際糾紛。

「默嚶：管牠那些！反正咱們背後有人頂着，用不着我們負責！」

林柏生：而且還可以借此作進攻上海公共租界的初步行動。

高宗武：話是不錯，不過古語說得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殺人政策應該適可而止，否則民衆的反感可怕！

林柏生：敬慶首先就是這張大英夜報，是不是該——

丁默嚶：不成問題，明天我們就幹，來一次大規模的武裝襲擊，這還不容易麼？

（電話鈴響）

高宗武：（跳近去接電話）喂，四百十八號。……恩平兄麼？我是宗武……呀？都在這裏。……汪先生明天一早飛東京？……喔，喔！默嚶兄麼？在這裏，要麼說話麼？……唔，唔，就是，就是。……名單正關着呢……當然當

然，好，回頭見。（掛上電話）梅思平來的電話，說今天接到東京的電報，要汪先生明天一早七點鐘飛東京去見平裕首相，汪先生要賈光生回去。

陶希聖：宗武兄你不去麼？

高宗武：思平沒有說。（對于默鄰）明天飛機在江灣起飛，汪先生請你準備一下。還有，問我們擬的這次六大大會的工委名單擬好了沒有？汪先生明天要帶到東京去的。思平同汪先生馬上來。

林柏生：（指指房內）名單，民誼先生正在擬呢，我去問問看。（從右前門進去。）

（周佛海在屋裏聽見說汪逆將飛東京，連忙趕出來。）

周佛海：怎麼？怎麼？汪先生要飛東京麼？幾時？幾時？

高宗武：明天一早。是東京來電報請汪先生去的。

周佛海：汪先生這一次去，對於我們新中央政府的前途實在有很大的關係，宗武兄，你這個日本逆，這次可要好好的辦哪，「新中央」的前途也就是我們大家的前途。

高宗武：那裏那裏！現在周先生是汪先生左右唯一的紅人，這樣重要的外交代表，當然

非周先生莫屬。

周佛海：宗武兄太自謙了。那麼汪先生現在在那裏？

高宗武：馬上要現這裏來的。

周佛海：那麼對不起！我先進去抽兩口！（得意洋洋的回到屋裏在空吐霧去了。）

（張民誠從右前房裏跑出來，林植生跟在後面。）

張民誠：傷腦筋！太傷腦筋！

陶希聖：怎麼樣？褚先生，名單開齊了沒有？汪先生馬上就要來了，說是隔天一早要帶

到東京去的呢！

張民誠：想了這麼半天，纔湊出了這麼五十位。執行委員夠了數，監察委員就不夠，監察委員夠了數，執行委員就不夠。再想，實在想不出了！（四顧）唉！佛海先生呢？

高宗武：（很俏皮的）你猜呢？

林柏生：（想了又想）又到那邊去了？

高宗武：（笑而不語）

褚民誼：（到門口，敲敲門）佛海先生！

（周佛海在裏邊答應：「什麼事」？）

褚民誼：請你送着名單。

（周佛海在裏邊答應：「對不起，請等一等。我抽完這口馬上來！」）

褚民誼：噢！（一面說着，一面推進門去）汪先生馬上要來了，對不起！（把他從床上

拉起來）大家幫忙想想，集思廣益！（把他拉到外面來了）

林柏生：大家幫忙想想吧，這是大家的事！

（大家圍着看那張名單。一衛士由中門入。）

高宗武：（立正）報告！有人會了郵長。

高宗武：了局長在正樓看書嗎？

衛：他在那裏？

周佛西：不請先查查誰見了高慶？把消息沒他擺在執行委員裏面呀？不安，不安！

諸民：對不起，老弟，馬虎上歸肥，去了地，又少一個了！現在，我們只能添，不能

減。

林柏生：算算，就算生他吧！

周佛西：要添麼？那容易！監察委員裏面，可以添兩個人：一個是管轄，就是仲鳴的姊

姊，大家知道的。

高宗武：怎麼忽然加一個女人進去？

周佛西：仲鳴死了，當然應該他的姊姊承繼。

高宗武：周先生，這個理由似乎不充充分，中委又不是什麼遺產，可以隨便承繼？

諸民：不，不，我想周先生的意思改為鼓勵就好了。仲鳴為了我們的和平運動死

我們來鼓勵鼓勵他的姊姊，也未嘗不可。就算上她吧。（問周佛西）還有一個呢？

周佛西：還有一個是陸宗成。

高宗武：就是剛才的那個神經病麼？

周佛西：就是他。

陶希聖：他可是『黨賊』？

周佛西：這我倒沒有關係，不過汪先生已經答應他的了，我們就要他來參加，不給他一

點好處，他會來麼？

（大家沒有答覆，大概也算是通過了。）

民盟不強想我們最好不要標準定得太高，否則這張名單就很成問題了。

周佛西：那陸宗成我拉過來的幾個，上海市黨部委員（問）這裏面有他們的名字沒有？

高宗武：是在汪精衛他們？

周佛海：「是呀。」

民權：「沒有開進去。」

高宗武：「過去的市黨部委員，現在可以當中央委員麼？」

周佛海：「（佻笑）宗武先生，你看看這名單裏面，過去連市黨委的資格都沒有的還不少呢！」

林柏生：「這些個人倒是可以的，寫上吧，汪曼雲，張敬伯，還有誰？」

周佛海：「還有蔡漢田，黃香谷，一共八個。別的人五冠在進行，要是能多拉幾個過來就

好了。」

林柏生：「算算看，添了幾個了？」

周佛海：「一個，兩個，三個，……呀，才六個。」（向高宗武詢問）「我們能提幾個

出來麼？」

高宗武：「（意味深長地）同必要我們提，就請周先生一個人包辦就算了。」

商賈注精

六九

周佛西：這是什麼話！（發怒聲）

高宗武：這還不好辦？

周佛西：笑話！中央委員可以包辦，這不行！笑話了！兩種要不是周先生硬把我們拉進來，要大家幫忙想想，我纔不管他張三李四，阿狗阿貓呢！好了，反正這名單還

得等汪先生來決定，大家提好了！

周佛西：我覺得問題是在剛纔周先生提那些名單的時候，態度有點欠妥，前次高宗武兄要說這話了！

周佛西：好了，好了。（向諸民誼）把我提的那幾個名字全部取消好了！

（真氣地又到尾氣去了）

諸民誼：唉，佛西先生，何必呢？何必呢？中央不要生氣！（跟進去勸慰）都是誤會，不必介氣了。

林植生：（高爾）一點點小事情，一認真就那麼嚴重，其實大家都是為大局，並沒有

慧心！

高壽壽：我險君不慣這種神氣！（賭着氣走到右邊另一間房裏去。）

林柏生：高聖先生，你去勸勸宗武，要是我們自己先鬧意見，……

陶素聖：要勸你去勸，我不願意參加任何意見。（說着也跟進房裏去了。）

（林柏生毫無辦法，褚民誼從房裏出來。）

褚民誼：咳？他們呢？

林柏生：（咕嚕嚕）裏面去了。高先生，我們去勸勸吧。

褚民誼：都是火氣旺，催海先生五個鐘頭沒有好好的擡槓口，難怪他！（林又轉到高

陶陶那間房裏去。）

（冷場片刻，丁默邨由中門進來。後面跟隨着徐老大，一個老粗。）

徐老大：呀，丁部長，那兒沒有找到，愚爾路，核司菲爾路，沒想到還是在這兒。

丁默邨：徐老大，我正要找你呢。你來，是不是爲了那張支票呀？

國賊汪精衛

七一

徐老大：是呀！怎麼呢？丁部長，（掏出一張支票來）支票還呢？

丁默邨：是我去通知銀行止付的。

徐老大：您意思是——

丁默邨：徐老大，你自己明白，何必跟我裝傻呢？

徐老大：您說吧，什麼事，不放心，我真不知道！您要我做什麼「救國軍」的總司令？

您既肯賞飯吃，我徐老大還能給臉不兜着？再說，這事使誰說不上甜，可大小是個官兒，我也算是棄暗投明。可是部長，你也得叫我交代得過去。

丁默邨：徐老大，話說得好聽，可你幫了什麼忙？

徐老大：救國不救國，我不懂，你叫我收買漢西游擊隊，我算是沒丟臉！第一批一千五百四十八，第二批，一千二百多，合計起來，差不多兩千八，這一次的一千五百，價錢比上兩次的都便宜，每人二十，不過三萬塊。按說，半個多月，有這點數兒，徐老大也交得過差了。部長，我說話可真心眼兒。

丁默邨：可是人呢？

徐老大：頭兩次都是多親自過目，親自點名的；這一次你派代表去看，也一樣，一千五百，按着名冊上點的名，一名不短，那還能冇錯？

丁默邨：我是說這些人，現在都在那裏？

徐老大：那次我不是當面對部長講了麼？他們本來都是游擊隊，游來游去的，幾時要用得着他們，只要我去一招呼，說來就來，我担保。

丁默邨：（冷笑）呀，怕沒有那麼簡單？過去因為滬西一帶，中國的游擊隊太多了，

（卷開事，所以我才成立「反共救國軍」，無非想慢慢的把他們都收編過來。又因為你地面熟，所以又把總司令的位子，給了你。半個月來，雖然你經手招過兩次，花了差不多六七萬，可是那一帶，游擊隊還是照樣那麼多。這一帶弄以來

，幾乎沒有一天不在越界築路的地段出事。（冷笑）我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徐老大：是您不知道，上海四圍，游擊隊的數目實在太多，要不，怎麼日本軍隊也總是

清滅不了他們？我們雖然收編過兩次，抵幾千人，不濟事。

丁默村：徐老大，你不必狡辯了，昨天已經有人報告我，原來這些游擊隊誤我們收編，目的就是爲騙我們的錢，錢一到手，不但連影兒看不見，而且還定照舊去當游擊隊，跟我們搗亂！（突然沉下臉來）你說，是不是這樣？

徐老大：（非常興奮）沒有的話，沒有的話！我徐老大雖是個老粗，可是講信義，我不說白拿錢，唔？

丁默村：那就許是你手下的人騙了你了！

徐老大：不能夠，他們沒有那個胆子！騙我！那不敢！

丁默村：徐老大，你先不要那麼自信，我再問你一件事吧，你這次收編的那一千五百人，是那裏來的？

丁桂馨老徐：招的！

丁招錢？（大冷笑笑）我給你看一份報告！（取出一份報告來給他看）

徐老大：（拿起報告裏那美妙的看了看）慚愧，我不識字！

丁歐村：這報告就是你派的那個叫什麼「曹家渡」的寫的。你手下幾個人因為分贓不均，自己內鬨，所以一五一十都說出來了！這報告裏說，這次收編完全是個「局」。第二次第三次招的人原來就是第一次的那些人！他們騙了一次錢去，不夠，還來騙第二次，第三次，你知道麼？

徐老大：（聽了這話，愣了，自己也有點將信將疑）有——這——樣——的——事？
丁歐村：徐老大，這成什麼話？咱們是幹什麼的？對自己人要玄虛，可合不着，不是一共才這麼幾萬塊錢麼？

徐老大：（想了半天）丁部長，我徐老大把話說在頭裏，不管這事是真是假，我要是知情，我是丫頭泥裏的，徐老大在外邊也混了這麼多年了，公面私面，多之都是見過，別說這麼幾萬塊錢，就是再有個十萬八萬，也不能腳踩兩只船，義氣難！今兒的事，我得查！支票我不能要！（把支票又交還給丁。）

丁默村：可是……

徐老大：憑——不用說了，咱們心照。好漢不必廢話，三言兩語。我徐老大不能就這樣

頭！發走！（向外走）聽我的信兒！什麼的！（趁熱情的跑出去了。）

丁默村：（等他剛一出門，便立刻去搖電）喂，四百號……由百號……徐老大剛

從這裏下去，馬上派人在大門口幹掉他，別讓他跑了。（放好電話）

（高宗武、民權等由內室出來。）

高宗武：（對立）顧聖大局當然不成問題，可是總也得叫大家都過得去。

民權：不成問題，不成問題。我想汪先生這次所以請周先生回去，總一定也有他的道

理的，在汪先生沒有把這道理說明以前，高宗武先生不必把這事放在心上，好不

好？

（忽然外面有幾聲槍聲把大家驚呆了，大家都跑到窗口去望，室內四小組）

（驚呆了！）

大家：什麼事？什麼事？又出了什麼亂子了麼？

丁默村：（笑笑）沒有什麼，沒有什麼，大家不必害怕！沒有什麼事！

（大家轉過身來望着丁默村。）

大家：又是你玩的什麼把戲？

（丁默村很得意的笑笑。）

（「四小姐」頭髮蓬鬆地拉着周佛海，從屋裏出來，一面還在扣衣服，一會兒還許多人在外邊，怪風騷地喊了一聲「嘿咭！公館爲情哪！」又縮進去了。

（……）

第二場

時間：二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夜——前一場後約一小時

地點：上海

人物：

汪精衛

陳璧君

周佛海

梅思平

褚民誼

林柏生

丁默村

高宗武

陶希聖

歐陽立微——唐有壬夫人

衛士

——景同前場。距離一場後約一小時。陳駿君正在向高宗武講解他與周佛海二人在前場中的衝突。

陳駿君：（勸慰）宗，你不要多心，汪先生絕對沒有那個意思。你替汪先生辦日本外交，辦了這麼多年，汪先生怎麼能不信任你呢？早不會的。

高宗武：那麼……

陳駿君：（拉下去說）至於汪先生明天去東京，所以要請海同去，據我所知道，詞也不完全是汪先生個人的意思，也是佐田個暗示他的。據說是因為你請去的外交

圖說 汪精衛

七九

方式，他們嫌你太認真了一點，希望佛海去，因為他比較滑馬虎一點。

高宗武：說我太認真，難道……

陳璧君：當然，外交沒有不認真的，不過這次似乎應該例外一點。我們現在唯一的目的是怎麼樣才能夠扶正點把新救權建立起來，只要汪先生能夠上了台，條件上我們就馬虎一點，算什麼？反正我們大家不吃虧就得了。所以佛海去也好，你去也好，都是爲我們大家找出路，謀福利，有什麼兩樣呢？宗武，你就讓他去算了。

陳璧君：（高興的笑了）當然，當然，我一定讓汪先生對他說。我知道，宗武你是最顧全大局的，我們現在也正是其患難的時候，如果不精誠團結起來，前途真是不堪設想的。你說是不是？

（諸民喧從右前邊的屋裏出來。）

諸民喧：（笑着問陳璧君）怎麼樣？怎麼樣？

陳登書：沒有問題，沒有問題。萬先生是處顧全大局的。

褚民誼：好極了，這都多虧了汪太太！那麼我們現在可以請汪先生同大家來商議商議了。

陳登書：好的，請大家都到這裏來談吧，這裏只做一點。

褚民誼：是的。（走到門口，向內）汪先生，汪太太說，外邊只做一點，請汪先生請各

位到外邊來坐吧。

（汪精衛與周佛海低語着出來，後面還有了默村，梅思平，陶希聖，林柏生等四人。）

褚民誼：汪先生，你看這報名單怎麼樣？

汪精衛：大體上差不多，現在要決定的，是代表大會舉行的日期。（問林柏生）柏生兄

，請你記錄一下。

林柏生：是。（坐在一旁記錄）

國賊汪精衛

馮佛蘭：當然儘快愈好。

梅思平：現在已經是五月底了；假如我們的「新中央」能在八月裏成立的，那麼最好在六七月間就舉行。

汪精衛：我的意思，我們的「新中央」最好能在雙十節成立。

丁默村：那麼代表大會可以在八月裏舉行。

汪精衛：差不多。

陸璧君：可是代表呢？

汪民權：還沒有問題，我同默村兄負責好了。不是我們說大話，在上海要多少我們可以拉多少。

（大家笑了。）

陶希聖：倒是有個問題，不知道大家考慮到了沒有？

大家：什麼問題？

陳希聖：按照國民黨黨章的規定，全國代表大會是非在首都所在地舉行不可的。這一次我想到果在上海舉行，是不是成問題？

丁默邨：那我們就到南京去舉行好了。

周佛海：到南京去怕不行吧？那是人家的地方。

汪精衛：這我想不成什麼問題。那個規定，平常是如此，非常時期就不一定遵照黨章。

所以這一點，在法理上，我想不成什麼問題。

大家：對，對！

丁默邨：汪先生這一解釋，非常正確！

（大家拍手稱善。正在這時，電話鈴忽然響起來，諸民號過去接電話。）

民號：喂，四百十八號。……是的，汪先生在這裏，請問要同他說甚麼？好，等等

（等。）（向汪）汪先生，影佐顧問的電話。

（汪精衛過去接電話。）

同 賊 汪 精 衛

汪精衛：喂，彭佐先生？我是兆銘。……呀，……我們正在討論哪。……一定有的。……唔，是的，是的。這一次到貴國去，無論是朝野各方面，都要請彭佐先生多多的協助同指示。……是的，是的，詳細的情形明天到我機場的時候，當面向你報告吧。……是的，謝謝你，再見。（掛上電話）……你生又來催問我們這次去談案，到底預備得些什麼條件？這樣子，對方對於我們「新政府」的成立，期望得好像很迫切，所以我們正好趁這時機趕快進行組府運動。明天他決定同我一同去，他比較熟悉我們的情形，一定可以幫我們許多忙的。（見高宗武半天不說話，便問他）宗武先生，你的估計怎麼樣？

高宗武：我看我們要實現「新中央政府」，目前實在是一個最好的機會。可惜在軍事方面，因為戰略的錯誤，最近是完全失敗了。

陳璧君：還有什麼關係呢？失敗了，再打呀！

高宗武：汪太太，你沒有注意到日本本年度的預算麼？（從袋裏掏出一本小冊子來）他

們本年度的一般同特別兩種會計總預算，已經達到三十六億九千四百萬元，還有，本年度二月以後一年間的臨時軍事費預算，是四十六億元，一說國防追加預算，是六億七千萬，另外，國庫負擔額是七億元，一共是九十六億六千四百萬元，日本「國用不足」的情形，從這些數字上，多少是可以看出來的。據國際財政家的估計，這次對中國戰爭的實際支出，從「七七」到今年二月為止，一共是一百十九億九千萬，比超過去年日俄戰爭所支的，還超過了七倍之多。這樣，試問他們怎麼樣能夠長期支持下去呢？所以說在「七七」的口號是「事變收拾第一主義」，正在想種種方法來結束這戰爭呢。

陳璧君：戰爭如果結束了，那我們呢？不是完了麼？

高宗武：（笑了）不會的，汪太太，汪先生不上台，他們同誰去講呢？他們要求重慶政府講和，那他們不是成了賊敗國了麼？

陳璧君：喂，（恍然大悟）不是你說明白，我還真弄不清楚呢！

梅福平：宗武兄的分析是很對的。不過我還可以補充一點，就是日本急於要希望汪先生繼續「新政府」，也是爲了爭取國際關係，因爲在他們看來，汪先生在國際間地位，無疑的要比王克敏梁鴻志之流不知道高出多少倍。

高宗武：是的，是的。

丁默邨：那麼我們馬上來談談這次汪先生去談判，我們究竟應該作些什麼準備？

陶希聖：我想亦應該決定我們的外交原則。

周佛西：對於這一點，我先得聲明，辦外交，我是外行，不過我以爲這一次我們回日本研術，與一般的外交性質完全不同，因此所採取的態度同方式也應該與一般的外交有個分別。一般的外交，向來是只替自己打算，不爲對方設想的。這次我們的外交，我們多少要替對方設想一點。這個原則，剛才衣恩經同汪先生談，汪先生也深以爲然。因爲我們不能夠忘記了，中國抗戰將近兩年，喪失了這許多地方，喪失了這歷許多人，實際上是打了敗仗的。如果打了敗仗，這一

歸點虧都不肯吃，天下沒有這個道理的。根據這個理由，我們就不能不多給一點給日本，我們就不能不多吃一點虧。

高宗實：不濟吃虧的程度怎麼樣？

陶希聖：是的，問題是在我們究竟預備送多少給日本？

汪精衛：這一點，目前是無法來具體說明的，不過原則我可以告訴大家，就是我們

雖然有所失，但是決不會妨礙到中國的生存，決不會使中國亡國的。

大家：是的，是的，那就好，那就好了。

汪精衛：現在我要請大家研究的是我們應該向他們提些什麼具體條件？

孫民權：第一件，不用說，當然是「該要求他們先取消北平的一臨時政府」跟南京的「

汪精衛政府」這兩個組織。

大家：應該取消！應該取消！

林柏生：（忽然插進一句來）是的，必須取消！他們是漢奸，我們決不能同他們相提並

論。賊汪精衛

八七

二論。

原防務，而且要是他們不取消，把我們擡到那裏去呢？

陳璧君：是呀！

汪精衛：還有呢？

丁默邨：在一新中央政府成立以前，我們的活動費，每月三百萬實在太少，應該增加

一點，五百萬差不多。

陳璧君：五百萬還是勉強，要能多要就多要一點。

汪精衛：（向林柏生）請增加到六百萬？

陳希聖：還有，關於日本在各地所佔領的中國企業，關係整個的經濟問題，將來自然會

詳細商討的，不過有許多他們的「浪人」所佔領的中國產業，應該請他們在調

查清楚以後，酌量先交還給我們。

汪精衛：是的，這對於民心關係很大，希望能做到？

汪精衛：（問周佛海）有必要麼？

周佛海：可以。讓大家對於和平的希望更切一點，也未嘗不好。

汪精衛：（向林柏生）好吧。

（林柏生過去打電話。門外邊有女人吵鬧的聲音：「爲什麼不讓我進去？爲什麼不讓我進去？」）

林柏生：（打電話）……中華通訊社麼？陳長年不在？請他說話。……

（外面的吵聲在繼續。）

汪精衛：外面是什麼人在吵鬧？

民誼：我去看看。

（民誼由中門下。）

林柏生：（繼續打電話）喂，是陳白兄麼？我是林柏生。請你立刻發一個消息，汪先生明天

一早飛東京，影在顯同周先生同去。……

麼……(考慮)唔……電話裏不便細談……你自己來一趟也好。回頭見。(掛上電話)汪先生，電話打過了，陳東白說，他馬上來，要汪先生發幾談話。

汪精衛：(有點猶豫)這倒……

(稽民誼由外面進來)

稽民誼：汪先生，外面是唐夫人，衛士不讓進來，這要見你。

汪精衛：那位唐夫人？

稽民誼：唐有壬夫人。

陳璧君：誰來了麼？

汪精衛：她到這裏來作什麼？

陳璧君：昨天我把官信同錢都送了誇題。我請她有空的時候來談談。她請有什麼事情呢？

汪精衛：那麼你去見見吧。

陳璧君：好的。(向稽民誼)唐夫人在那裏？

稽民誼 狂 精 衛

塔民說：我請他在外會客室坐著，

陳璧君：我去見見孫吧。（由中門下。）

林柏生：（問汪精衛）汪先生，剛纔你說……？

汪精衛：喔，是不是通訊社發消息的事？我看回國就請你代我見一見，大致的情形，你

都知道了，不必發表得太詳細，只要暗示，前途有希望就行了。

林柏生：是的。

汪精衛：有一點不妨強調的聲明一下：就是我這次到上海來，完全是爲了奔走和平。我

決不做漢奸，也決不跟別的漢奸組織合作。

林柏生：是的，是的。

（唐石王夫人——歐陽立微——從外面進來，一面囁嚅說：「我要同汪先生當

面談談」。陳璧君緊跟在後面。）

歐陽立微：（看見滿屋的人）嘿，你們都在這裏！

太家：唐夫人！（有的說）好久不見。

汪精衛：唐夫人，好久不見，一向好？請坐，請坐！

歐陽立微：早聽說汪先生到了上海，早打算來看看汪先生，汪夫人。

汪精衛：不敢當！

陳璧君：唐夫人太客氣了！

歐陽立微：因為打聽不到汪先生的地方，所以一直沒有來。昨天汪夫人去請我，告訴了

我這裏，這才有機會來。

汪精衛：昨天託回妹送給唐夫人的一千塊錢，已經收到了吧，有二兄過去了這麼幾年，

只欠了這一點小意思，實在不成敬意。

歐陽立微：唔，不但錢收到了，而且汪夫人還送了我一份你們的和平宣言。

汪精衛：是的，希望唐夫人在這宣言上簽一個名，這樣，對於婦女方面，聲一定很大的。

歐陽立微：（冷笑一聲）對不起！你們想拿一千塊錢買一個名，辦不到！（

皮包裏拿出一沓鈔票放在桌上）這一千塊錢還你們！（又掏出一張印品來）這名字，我也不能簽！呀！你們不要想糊塗了，以為有王死了，我一個女人，就好利用，就好欺負！沒有那麼容易！

汪精衛：唐夫人請不要誤會，簽名的事，不但是希望唐夫人爲國家前途着想，同情我們的和平運動，……

陳璧君：是呀，唐夫人，這完全是借重你的意思！

歐陽立敏：什麼「借重」？你們自己背叛黨國，不夠，還要拉別人下水，真不知道你們是什麼心肝，汪先生，你過去在黨在國都曾經有過一番歷史，國家待你也不薄，爲什麼在舉國一致，主張抗戰的時候，你偏偏要違背良心，做出這樣不顧國家民族的事情來？

（這時林柏生第一個從中間溜了出去。）

汪精衛：唐夫人，不必火氣，國家大事不是意見用事可以解決得了的。一個國家的目的

在於生存獨立，和戰不過是達到這個目的的一種手段。到不得不戰的時候，就戰；到可以和平的時候，就和。中日兩國，明明白白的擺在面前，戰爭則兩傷，和平則共存，那麼爲什麼就不和呢？

周佛海：而且唐夫人，日本的和平條件實在是很客氣的：既不要賠款，又不要割地，更不要租界，這簡直是突破國際交涉的公例。日本既有這樣的善意，我們爲什麼不接受呢？他們提倡的「東亞新秩序」，目的無非是爲了「更生中國」，這意思實在太好了。

歐陽立微：哼，你們說得多好聽！什麼和平，什麼「東亞新秩序」，難道你們會不知道這意思就是要整個的滅亡中國麼？今天的事實很明白，是敵人打到我們這裏來，不是我們打到敵人那裏去的。敵人要和乎，他停止進攻好了，他撤兵好了，要你們這般狐羆狗彘忙些什麼？

（這時高宗武和陶希聖二人先後溜到屋裏去了。梅思平也想走，被周佛海

暗暗的拉住了。)

陳璧君：唐夫人，你不能這樣侮辱汪先生。因為日本政府不要國民政府作對手，國民政府又不願意同日本講和，所以汪先生才萬不得已用來做日本的對手。

汪精衛：是呀，唐夫人，我何嘗不知道；現在的時候，爲我戰而死，不失爲民族英雄；爲和平運動而死；死了要受種種的惡名？但是唐夫人，爾你想想看，自從前年蘆溝橋事變以來，幾千百萬同胞的死屍堆在我的面前，我豈能有閒心來爲我自己的利害打算麼？我豈能爲我個人的毀譽打算麼？

歐陽立微：汪先生，你的話說得多麼漂亮！你肯替眼前已死的同胞着想，但是你就不要我們四萬萬五千萬還沒有死的同胞着想麼？難道你不知道，敵人的和平就是要我們世世代代去做他們的牛馬？就是要我們子子孫孫去做他們的奴隸？你知道沒有看見所謂「王道樂土」的「滿洲」麼？我們東北三千萬同胞，除了遭了敵人的奴化毒化以外，試問我們的自由，我們的二切財產？我們的一切生命財產

「那一樣不是被他們剝奪完了？再看現在所有的戰區裏面，成千成萬的我們同胞正在遭受敵人的毒淫，殺戮，焚燒，劫奪，這一切的非人生活，不就是敵人所說的和平結果麼？難道你……」

汪精衛：唐夫人，你聽我說……

歐陽立敏：你不必說了，你的理論我早已經聽膩了。

周佛海：那麼請唐夫人聽我說幾句。……

歐陽立敏：（指說下去）對了，周先生，梅先生，葉先生，你們都是汪。多年的同志（梅思平一聽聽到了他，也像他的溜進去了）無論在公在私，都有勸阻汪先生的責任，你們爲什麼讓他這樣的任性呢？爲什麼由他這樣的一意孤行呢？這不比過去的內戰，這是實際的行動呀！天恩，你們或者是因爲一時的氣憤或者因爲一時的誤會，或者是因爲一念之差，以致造成了這樣的一場天大的錯誤。現在只要能承認自己的錯誤，挽回大局還不是絕對沒有辦法！（一轉眼周佛海

又溜了）現在你們的偽組織還沒有成立，悔悟還來得及的。汪先生，你要知道，違反民意的人永遠是失敗的！

汪精衛：唐夫人，在私人的友誼上，我感激你的好意。不過我不能不告訴唐夫人，我這次要出來組織「新政府」，倒不見得是我一意孤行，這正是民意。報紙上的輿論，你總看得見的；教育界文化界的人都是知識份子，他們也都贊成和平運動，其他的民衆團體更不必說。這些都是事實，唐夫人難道不知道？

歐陽立敏：哼！你的把戲，誰還不知道？這幾個月來，打報館，佔學校，幫票暗殺，（一雙望到了默默，丁默默也溜了）把整個上海都鬧翻了，能瞞住了誰？這種自欺欺人的話，虧你有臉皮說得出口！

汪精衛：（這時已忍無可忍了）唐夫人，說話留點分寸，你不要忘了你是在誰的面前講話！歐陽立敏：哼！在誰的面前講話？難道我還沒有弄清楚麼？告訴你，你這樹行爲，對黨爲不忠，對國家爲不義，對同胞爲不信，對祖宗父母爲不孝，我就是在一

圖不忠，不義，不信，不孝的賈國賊汪精衛汪精衛

汪精衛：（像炸彈似的爆發了）住嘴！我今天要不是顧念過去有弟兄的交情，去他怎麼樣對付你！

歐陽立微：對付我？哼！我要是怕你們對付我，今天也不來了！你們這些懦弱的漢奸！你們這羣狗東西！（把桌上的一千塊錢一袋一袋的扔到他們的臉上去）這些錢，還你們！留給你們自己買棺材用去！

汪精衛：把她拉出去！

（門口丁默初早已等了半天了，這時推進一個衛士來。陳健君、民權聯合會把她推出去，隨一路去罵不絕口。）

民權：（勸慰）汪先生，不必生氣！犯不上跟女人，（忽又改口）喔，跟這種女人！
（復見識）（檢鈔票）

（周、梅等不來不時在門裏探頭張望，這時都溜出來，搶地上的鈔票。）

陳誠石：大豈有此理了！天下會有這樣的滑稽！（一瞥瞥見大家在檢鈔票）都拿來！這
「計點數」結果，我夢！真是狗咬呂洞賓！

（大家面面相覷的把鈔票交給她。）

（閉幕）

第三幕

第一場

時間：民國廿八年十月二日

地點：上海

人物：

汪精衛

周佛海

陳璧君

蔡民誼

丁默邨

梅思平

國賊汪精衛

101

區 賦 汪 精 衛

1011

王 克 敏

梁 鴻 志

陳 濟 成

彭 佐 顏 昭

趙 益 一 維 立 政 府 一 倫 代 理 教 育 部 長

衛 工

這面懸圍路一二三六弄門汪逆寓所會議室。壁上掛着的日曆是十月二日

陳壁君坐在寫字拍那裏算着帳目，希民陪站在一旁向陳壁君噉噉咕咕，梅

思平坐在沙發上看報。

陳壁君：（很生氣地）向希民要錢，錢，錢，一天到晚就是要錢。

蔣長官：（癡笑）汪太太不必生氣。連筆袋是汪先生答應過了，非付不可的。汪太太你聽：再過個把禮拜汪先生就要登台了，汪先生一登台，南京的「維新政府」當然取消。「維新政府」一取消，當然他們的全部人馬都付滾蛋。要是不滾蛋，這筆錢給他們，他們怎麼着法呢？

陳慶君：（想了一想）那麼到底要多少呢？

蔣長官：不多，一共不過六七十萬。

陳慶君：長官，你簡直是跟我開玩笑。我們的經費你不知道，每月不過四百萬，幾次請求增加，都沒有成功，今天已經到十月了，連前天的九月份的都還沒有領到，款項才又去領了。領不到，還不去領，那會有幾麼多錢？（把支票夾限夾給他）限，全部在這，你自己看，不過說七十萬，此期你就是問我幾七百，我也拿不出呀！

蔣長官：那……那怎麼辦呢？人家現在在外面等着拿錢，可怎麼辦？

陳壁君：誰呀？

褚民誼：顧澄。數目倒不多，只要三萬塊。

陳壁君：什麼，三萬塊？

褚民誼：他是「維新政府」的代理教育部長，凡是部長階級，汪先生規定是每人代價一萬至十萬。這顧澄的三萬塊錢是汪先生昨天當面答應了他今天來取的。

陳壁君：那是因為汪先生以為昨天一定可以領到九月份的經費的，誰知道會沒有拿到呢？

褚民誼：沒有現錢就不要緊，開一張支票也可以，今天我想總一定可以領到了。至於這筆錢，我想好了，南京方面已經答應在汪先生登台的時候，預備借款五百萬給他們作開張的資本，將來就在那筆借款裏面支好了。

陳壁君：算得什麼？

褚民誼：（很有把握的）沒有錯兒，我担保。

陳璧君：好，那我就開張支票吧。（支票）多少？

諸民誼：三萬，三萬！

（陳璧君把支票開好，交給諸民誼，仍繼續算賬。）

諸民誼：（叫門外衛士）來入哪！

（衛士答着進來。）

諸民誼：（把支票交給衛士）把這張支票送到外會客室交給顧部長，顧部長。

衛士：是。（下）

諸民誼：（走到梅思平旁邊）唉！真是苦！

梅思平：怎麼？先生你也灰心？吃盡苦中苦，方爲人上人呀！

諸民誼：我倒不是灰心，我是說，我幹不慣這一套。你不信，在九生登台的那一天，要

我唱一齣「空城計」，那我是拿手！

梅思平：快了，只要事事如意，樣樣順利，雙十節汪先生能夠登台，咱們就都可以鬆服

一下了。(念報稿給) 可是這種天南方的消遣不好。湘省一戰，失敗得獲利害呢？

穆恩平：是呀！聽說，我們這邊的甘肅師團幾乎全部被滅。損失了三萬多人！西尼德司令官板垣參謀長都非常憤怒呢。

梅恩平：那當然。他們設立「中國派遣軍」，請西尼德板垣來主持，目的無非是想趁歐戰剛剛開始英法沒有力量邁向遠東的時候，把全方來應付對華戰爭，把戰事結束得快一點，想不到初出高馬，就遭遇到這樣的不利。

穆恩平：據說運次的失敗，主要的就是在進攻長沙的時候，在羅隆鋪三根橋一帶中了他們的「空城計」，這樣看來，我的「空城計」倒還值得提倡提倡呢。(禁不住笑了。)

(頭燈手裏拿着一張報紙從後面來。)

穆恩平：燈，先生，安了。

民誼：（奇異的）怎麼？顧先生，你沒有走麼？

顧澄：沒有，沒有。（想說而又不敢）這帳支票……

張長龍：對不起得很，因為這裏沒有這麼多現款，所以開了一張支票。

顧澄：（支吾的）不是這意思，不是這意思，我是說……這數目……

張民誼：（手遞支票來看看）不是開的三萬塊麼？

顧澄：是的，是的，我的意思……

張民誼：顧先生的意思究竟是——

顧澄：我的意思，這數目不是能夠——再添一點？

張民誼：這不是顧先生昨天同汪先生當面接洽好的麼？

顧澄：是的，是的，不過……不過後來我聽見慶雲先生，據說……也是……他其

塊。

張民誼：不錯，慶雲先生是五萬塊，因為他是實業部長，階級上多少多少點差別。

顧澄：在……

二〇七

顧澄：那麼，我是教育部長，當然也應該——

褚民誼：顧先生你是代理的教育部長，所以……（笑笑）

顧澄：汪先生，就說我是代理的，也不能差這麼許多呀，是不是？

（陳璧君在旁邊歪頭生氣，索性把文件賬目等拿進屋裏去了。）

褚民誼：（勉強的笑）這個……

顧澄：褚先生，這件事，無論如何要請你幫幫忙！我是絕對擁護汪先生的，我是絕對

希望你們的「新中央政府」馬上成立的。可是我知道汪先生一上台，我們就完

了，因此——

褚民誼：這倒也不一定，說不定將來……

顧澄：決沒有的事，決沒有的事！你們這個人才沒濟，當院長部長的，有的是人，那

裏還會輪不到我們！不瞞褚先生說，我好容易才弄到這麼一個教育部長，當了

才四個月，並沒有弄到幾根錢。如果說謊話，天降地滅！

寒風：（看他着急的慌狀不覺好笑）顧先生太客氣了！

（梅思軒也覺得實在忍不住，只好溜進屋裏去了。）

顧澄：不，不，我說的都是老實話。梅先生，你不知道，我家裏有三個太太，七個小孫子，負擔實在太重。這次丟了差，不知那年那月才能夠——梅先生，我是最直爽的，我說據梅汪先生，我一定應他忠於汪先生。這樁事情，還得請諸先生在汪先生面前替我說一下，三萬塊實在少一點，……（整看說得愈來愈響了。）

（周佛海從房門裏伸出一個頭來）

周佛海：噓！說得輕一點！（說完又把頭縮回去了。）

褚民誼：對不起，顧先生，低聲一點，裏面不開會呢！汪先生正在同你們的葉院長，北平的王代表開着會呢。

顧澄：（驚異）是梁鴻志梁院長麼？

國賊汪精衛

蔣民誼：不錯，還有王克敏先生。

顧、澄：（不敢放鬆了）喔，蔣先生，這件事可千萬別給梁院長知道。我不在透氣多等
了。（有點慌亂）噫——這錢……如果能夠……（苦笑）好。否則，與蔣
咬耳朵）只任汪先生用着，我一定效勞。事情呢，大小不拘，倒不一定希
望什麼部長，拜託拜託。

蔣民誼：好的，好的，我一定向汪先生說到。

（顧澄倉皇而出，蔣民誼送到門口。）

蔣民誼：不送，不送！（立在門口搖搖頭，嘆了一口氣）真要命！（正預備走到陳壁君
的那間房裏去。）

（他逃回房門開了，第一個走出來的是王克敏，其次是梁鴻志，汪精衛及顧佛
海，王克敏像很負氣的樣子，站在一邊，不用說一定是談判破裂了。）

王克敏：沒法再談，沒法再談！

周佛海：克敏先生，不必消極。這也不是汪先生一個人的事。問題雖然很複雜，不過只要我們能夠捐除成見，總有辦法解決的。（向梁鴻志）清志先生，是不是？

梁鴻志：周先生的話固然不錯，不過說到捐除成見，這就很難講了。我們同汪先生是初次合作，有什麼成見可說呢？要說有成見，這成見也決不在我同克敏先生的身上，這一點，希望能夠得到汪先生的諒解。

汪精衛：（企鵝轉圈）二位的意思，我當然接受。不過目前財政基礎還沒有穩定，這是事實。「臨時政府」同「維新政府」兩邊的收入差不多全是關稅，現在就是維持這個政府已經相當困難，假如我再成立一個「新中央政府」，這筆行政費就絕對沒有辦法。所以爲大局着想，只有暫時取消「臨時政府」同「維新政府」，建立一個「新中央政府」，這樣才可以渡過目前的難關。

王克敏：笑話！這難關是你汪先生的，又不是我們的，與我們有什麼關係？

汪精衛：可是「新中央政府」是我們大家的，而且這也不是我的意思，是西尼總司令板

垣參謀長他們是這樣辦的。

王克敏：好了，好了，汪先生，你口口聲聲要建立「新中央政府」，既然是有西尾總司令他們替你撐腰，我們當然不便反對。不過中國地方這麼大，單靠「中央政府」，實在是鞭長莫及，所以爲各方面着想，最好是「分治合作」的辦法。你建立你的「新中央政府」，梁院長還是梁院長的「舊政府」，我還是我的「臨時政府」，河水不犯井水，大家清清楚楚。

汪精衛：那應該要問題……

王克敏：這當然要請汪先生自己想辦法。我想，阿部內閣既已一再聲明要援助「新中央政府」成立，現在又派了派遣軍總司令專來替汪先生指台，這一路經費，應該不會有什麼問題吧？

汪精衛：克敏先生要是這樣堅持，那我也沒有辦法，只好把這些困難報告給西尾總司令同參謀長，請他們來解決了。

王克敏：對了，我並且還可以貢獻一點意見，最好就請蔣尾總司令直接與喜多先生商議
轉，「臨時政府」雖然名義上由我在主持，實際上還是在他的手裏，一概與
他同意，我不成問題。

梁鴻志：我的情形也一樣。

周佛海：喜多先生同蔣尾總司令他們是自己人，一定不會有問題的。我看這人倒還是你
們兩位自己做了吧！

王克敏：既是周先生這樣說，那我就住把實話告訴了你吧。喜多上星期回東京去，臨
走的時候對我說，叫我不同意你們的「新中央政府」。所以現在即使答應了
也是無效，還是得等他來決定。

周佛海：這倒奇怪了，你們要等等多來決定，喜多上總會於他們的總部。成立「新中央
政府」就是他們的中央軍部決定的呀！這煩惱是怎麼會事呢？

王克敏：（冷笑笑）對不起，這我們也不知道。

民賊：王先生，梁先生，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汪先生當外人看。汪先生爲什麼離開重慶？汪先生爲什麼要建立新政府？這不是爲了求和平，救中國麼？王先生同梁先生爲什麼肯出來組織南北政府？這不也是爲了求和平，救中國麼？大家的目的既然一樣，大家就等於一家人，一家人就應該聯合起來，團結起來，認清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敵人是賣國政府，重慶政府一個台，我們就都有辦法，否則，我看「臨時政府」同一「維新政府」的命運怕也未必能長久。

王克敏：算了，算了，這些話不必談了，汪先生在剛一到上海的時候，罵我們是漢奸，說決不同漢奸組織合作，今天倒要同我們講聯合，講團結，汪先生，你不怕人家也罵你是漢奸麼？哈哈！

汪精衛：這沒有什麼可笑，我一向就是這樣作風，這叫作此一時，彼一時。一個政治家的政見是可以隨時因爲環境的不同而改變的，這些不能說是矛盾。就拿茶館裏的政見來說，一向是反對共產主義最激烈的，可是今年忽然訂了，蘇聯茶館裏

聯拉這手來了，這不是矛盾，這豈得爲「適應付歐戰的局勢」，不得不採取的
外交手段。

王克敏：那是在先生的意思，承認自己也是「選好了？不」從前以爲當漢奸要不得，
現在覺得「選好，也來當不可，是不是？」

汪精衛：（大笑）這……這……

周佛海：（從中幹旋）王先生，有這好商量的，何必紅臉呢？說外人聽了，倒笑我們
事情還沒有成功，先已起了內訌。我想汪、王租地「新中央政府」，斷不能
「奪首兩位權」。這兩年來多虧王先生同梁、王兩位而努力，才把北平中口一
「秩序」維持起來，將來的「新政府」，然也得共同合作，汪先生不能唱獨腳戲
呀！

梁鴻志：先從中央政治委員會說起，汪先生自己就沒有誠意。一共三十個委員，汪先生
手下倒要佔二十名，這豈能說合作麼？

汪精衛：這以數是限定的，如果應二位覺得不夠，我們可以擴充，增加到四十名五十名都可以。

梁鴻志：還有，汪先生的「新政府」是要實行「黨治」的，而且用的還是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這一點好像也有點故意同我們開玩笑。

周佛海：這意思是——

梁鴻志：我同王代表過去都是被你們國民黨打倒了的，現在我們——

汪精衛：不，不，我主張黨治，是真正國民黨的黨治。總理的三民主義，有一部分固然是至理名言，但是也有一部分與現在的環境不大相合，需要加以修改。所以我的國民黨不但會打倒諸位，而且非常歡迎諸位來參加，至於國旗，雖然還用青天白日滿地紅，我已經決定另外在上面附加一個杏黃色倒三角形，再寫上「和平反共」四個字，跟原來的多少有點區別。

王克敏：（向梁鴻志）世界上的國旗，上面寫着四個大字的，倒也很少見呀？

(葉鴻在旁稱笑)

汪精衛：這是爲了錢召起見，不得不如此。

梁鴻志：那麼我們「維新政府」同「臨時政府」過去同東京已經簽訂了的條約跟合同，

「新中央政府」是不是……

汪精衛：「連京」口答應，當然承認，當然承認！「維新政府」所訂的條約跟合同，我

剛才都已經看過了，這些都是既成事實，「維新政府」當然得承認的。「新政

府」得承認事實當中一切既成事實的存在，沒有問題。」

梁鴻志：「假有妥協之意」克敏先生，你以爲怎麼樣？」

褚良寶：克敏先生，你這錢政治。

王克敏：我只贊成「自治」，自己管自己的事情，別的我不知道。什麼都不惹，我反對

1.

汪精衛：關於高層問題，請允許我作一點補充，在座的都不是外人，我可以很坦白的表

示，我既然反對重慶政府，當然就服從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是主張反共的，我當然也要反共。

（屋裏的電話鈴響，褚民誼進去接電話，汪等繼續談話。）

褚民誼：（在屋裏）喂，那裏？歐那麼？我是民誼呀！……唔，在這裏……怎麼？領不

到？……只領到五十萬？嚶！……嚶！……那怎麼辦呢？……呀？……好吧。

（聽出來）汪先生，糟糕糟糕！歐那來電話，說他去領九月份的活動費，只領到五十萬，原定每月四百萬塊，從九月份起，說是至多只能發五十萬了。

汪精衛：什麼？過去每月四百萬，我們還覺得不夠分配呢。還有要發五萬，那怎麼辦呢？你沒有問他，這是誰的意思？

褚退館：他說這是彭佐顧問的意思。

（汪等放聲譁語，二人在一旁竊笑。）

汪精衛：這簡直是胡說八道的玩笑！這四百萬的數目是我上次在東京當面同平沼首相談好了

他，他答應在，「新中央政府」成立以前，每月供給我們這些活動費。後來雖
然平沼下了台，換了阿部首相，他們援助我們「新政府」成立的政策可始終沒
有變。現在「新政府」說成立就成立，爲什麼從九月份起，突然就減少了這麼
許多呢？這簡直是開玩笑，開玩笑！

王克敏：（向梁鴻志丟了一個眼色）抱歉得很，汪先生，我們要走了，後會有期，祝你
成功！

梁鴻志：汪先生，祝你努力，我們能夠幫忙的地方，一定幫忙。再見，再見！（起身欲
行）

周佛西：（希望作最後掙扎）王先生，梁先生，坐一坐，我們再商量商量。

王克敏：對不起，你們還是自己先商量商量吧！

（王梁二人徐行而去。）

秋民館：（急急如喪家之犬）這……這這怎麼……呢？

國賊汪精衛

周佛海：民誼先生，先不要着急，我們研究研究，究竟是怎麼會事？記得上次日本內閣有過一個決議，把「新政府」成立的事，全權交給影佐機關。那怎麼……

汪精衛：我想這消息不一定靠得住，等我見了影佐先生再說，不會的，不會的。

（陳璧君借梅思平從房裏出來。）

陳璧君：喂，王代表同梁代表都走了麼？怎麼樣，談得還順利麼？

梅思平：（如喪家犬）汪太太，簡直精糲透了！剛才歐陽奉電話，說從九月份起，我們的活動費減少了三百五十萬。

陳璧君：真的麼？那怎麼好？

梅思平：減少了三百五十萬？那怎麼！？上一月黨員的津貼都還一個錢沒有發！

陳璧君：連汪主席衛隊的餉還欠着呢！那怎麼得了呀？

汪精衛：大家不必恐慌，我恐不至於，組織「新政府」本來是日本軍部的意思，那次我同平沼首相談判的時候，這筆活動費是重要條件之一，他當時滿口答應，而且

我們已經領了好幾個月了。自從八月底我們附過第六屆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我們的工作進行得更是順利，佐希生幾次都表示滿意，怎麼忽然會……

謝佛海：是呀，要說這幾個月來，我們的工作做得實在不算壞。輿論界方面，可能收買的都已經買了，有的雖然還沒有買過來，可是自從把夏……茶僅公他們，掉以後，也沒有人說敢公然在報上反對「和平運動」。教育更不必說，連……改教科書這樣的事都做到了，這裏怎麼樣？

藍君：就是說到對外方面，我已經計算過了，我們「新政府」成立以後，國際方面，想馬六甲……國家可以承認我們的，你們曉得麼？

民誼：囉？有這許多麼？

藍君：怎麼沒有呢？我算給你們聽，國，意國，捷克，阿比西尼亞……

民誼：行了，行了。德國早已……算聽拉了手，反共同盟等於廢紙一張，難道會來理你？至於捷克同阿比西尼亞都已經亡了國的，怎麼還能算數？

陳璧君：管牠死了沒有，反正他過去總是一個獨立的國家，還有西班牙，日本，還有「密湖國」，還有「臨時政府」，「維新政府」……還有……

周佛海：汪太太，別算了，現在問題就是在他們「臨時政府」同「維新政府」。

陳璧君：怎麼？難道怕王代表同梁代表將來不肯承認麼？

周佛海：先慢談將來，現在他們就不肯承認呢！他們反對汪先生組織「新中央政府」

什麼老漢奸新……（忽然住口）咳，剛才的話說得好難聽呢！

陳璧君：這辜精官僚真是要不得，只知道爲自己的利益打算，連一點點國家觀念都沒有

● 說句老實話，汪先生肯跟他們合作，真是看得起他們！

民誼：難說不是呢！他們就不受這抬舉麼！

陶壁君：那，那怎麼辦呢？錢，錢沒有；人，人沒有！

梅思平：現在，第一個倒楣！款員的津貼我答應了這月五號一定要給他們的。陳璧君聽得不耐煩，一氣走進屋裏去了。到時候要是拿不出，叫我這個組織部長還怎麼

周佛海；思平，現在問題是整僵的，不但你的組織部，希聖的宣傳部何嘗不一樣？

（丁默邨急急忙忙的由外邊跑進來。）

褚民誼；默邨兄來了，默邨兄來了！

大家；默邨兄，到底怎麼樣？

丁默邨；大家都在這裏，好極了！現在事情真有點棘手，剛才我在電話裏報告的消息，

汪先生已經知道了吧？

汪精衛；默邨兄，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丁默邨；剛才不是汪夫人要去傾款麼？到了那裏，我只看見坐滿了一屋子的日本人，正在那裏議論紛紛的講我們，我說來領九月份的活動費，他們說要等影佐顧問來了才行。我只好就在那裏等着。於是他們的話匣子都開了，噼噼咕咕說了許多的話。

周佛海：他們說什麼？

丁默邨：有的說，汪先生出來以後，不但不能幫助日本少出一師團的兵，也不能多派一聯隊的兵，只成了日本的一種多餘的負擔；有的說日本人向來把錢看得很大的，汪先生還沒有上台，他們就先要供給活動費，認為太不經濟。還有的人說，我們走路要他們預備飛機重船，出門要他們佈置哨兵崗位，居住要他們找房子……他們這樣待候我們，究竟爲了什麼？還有……

周佛海：你沒有告訴他們，汪先生上了台，中日戰爭就可以結束了麼？

丁默邨：我說了！可是他們沒有一個肯相信，他們都說，汪先生即使成立了政府，恐怕連自存的力量都不夠，那裏還有力量來結束中日戰爭？

汪精衛：舉他們都會說這樣的話？

丁默邨：……麥彭佐顧問來了，我去向他領教，他就告訴我，從九月份起，他減少三百五十萬，這也不完全是他的意思，據說原因是爲了遲幾天在湘北，我們接連吃了幾

個政使，西尾總司令同板垣參謀長非常震怒，他們認為我們在軍事方面對他們毫無幫助在國際方面也沒有發生一點影響。

汪精衛：這不能做爲理由呀！這次由湖北進攻長沙，雖然是由於我的建議，可是戰爭失敗，這是他們軍事常局的責任，不能怪我呀！至於國際，在「新政府」沒有成立之前，本來是說不上的。

周恩來：我想這都是他們故意藉口，其實他們是在觀望國際情勢的變化。

吳鐵城：思平兄的看法也有道理。

周恩來：（從袋裏拿出一份報紙來）還有，他們看見每天報紙上這寫黑福的學校啓事廣告，都是表明態度，不願意附和我們的。他們也說這學校沒有畢業，也就沒有力量。

周佛海：歐陽，這應該是你負責的！

丁默邨：這怎麼該我負責？這是佛海先生你自己的責任！

周佛海：笑話！怎麼推到我的身上來了？

丁默邨：怎麼不見你？教育界都是你經手的。不說別人，就說這上海中學的校長陳濟哉

吧。他是你介紹。加我們的組織的，今天忽然在報上登了一篇啓事，汪先生你看，（把報紙給汪看）他還沒有明白表示脫離我們，可是他的態度非常消極！

（向周）佛海先生，你自己看，這就是你介紹來的同志！

周佛海：做媒人的不能保養兒子呀？我的責任只是介紹，以後怎麼樣那我管不着！

汪精衛：算了，不必管這點事爭吵。默邨說，你看怎麼樣？

丁默邨：我主張非嚴厲的對付一下不可！剛才我一看到啓事之後，我立刻去找到了陳濟

哉，逼着他跟我來了，現在在外面會客室裏坐着。佛海先生在這裏，再好也沒

有，這件事就請你原經手人辦了吧。

周佛海：這，需乎我管。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該怎麼辦，就怎麼辦，管我什麼事？

褚民誼：我看先叫起來問問再說吧。

汪精衛：好，叫他進來。（看報紙）

褚民誼：是。來人哪！

（門口的衛士進來。）

褚民誼：到外邊的會客室裏請陳先生進來。（衛士下）

（陳璧君由內室上。）

陳璧君：默邨，你來了？領到了款子沒有？

丁默邨：領到了五十萬。

陳璧君：錢呢？

丁默邨：在這裏。（打開皮包，拿出一整一紫的鈔票來。）

（大家在旁邊看得眼紅了。）（紫是一萬。）

褚民誼：汪太太，今天我先領十萬吧。

陳璧君：（在數鈔票）一萬，兩萬，三萬……

國賊汪精衛

梅思平：汪太太，黨員的津貼是非立刻發給他們不可的，我也先領十萬吧。

陳璧君：（被他們一說話數錯了）咳，你們恁一說話，我就數錯了。（重數）這是五萬，六萬，七萬。

周佛海：（向丁梅）大家別說話！

陳民誼：佛海先生，你叫別人別說話，你自己先開口。

陳璧君：（又數錯了）咳！真討厭，又數錯了！叫你們別說話，別說話！幫我拿進屋裏去！

陳民誼：汪太太，我幫你拿！

梅思平：大家幫忙。

（大家幫着拿鈔票，跟着陳璧君進屋裏去。周佛海也要跟進去。）

丁默邨：佛海先生，你請等一等，陳校長就要來了。

周佛海：我管不着。（進房裏去了）

汪精衛：（呆想了很久，自己的頭髮）事情會這樣的棘手，莫非我初料所及。

（陳濟成從外面進來。）

陳濟成：汪先生，您找我夾有什麼事麼？

汪精衛：今天我在報上看到你的啓事，說你因病辭職了上海中學校長的職務，而且態度有點消極，是真的麼？

陳濟成：汪先生，請你原諒我，這三個多月來，我真是痛苦極了！這是我有生以來所不曾遭遇過的，我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法，我只求求你，汪先生，你放……

汪精衛：陳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

陳濟成：我辦理上海中學已經有十六年了，在這十六年裏面，我不知道花了多少心血，費了多少精神，學生一天比一天增多，校舍一天比一天擴充，到今年居然能夠有三千多個學生。汪先生，你知道，這不是容易的。但是想不到，這一學期開學不久，因為我的學生都知道我已經參加了汪先生的組織，他們就鬧起罷課運

國賊 汪精衛

一二九

動來了。三千多個學生，陸陸續續的走，到今天爲止，只剩下三分之一都不到了。我能眼着着學校這樣下去麼？不能呀！我沒有法子，曾經召喚了一次學生，叫他們安心讀書。但是，汪先生，你萬萬想不到，他們竟然當着我的面罵我是漢奸，罵我是漢奸！我精神上受的打擊實在太大了。至於物質上的損失，更不要說了，走了兩千多個學生，半年的經費就是十二萬哪！汪先生，你想想，十二萬哪！這個損失我受不了！我會經請求了部長，請了部長補助我一點，丁部長說這總辦不到，說我既然加入了本黨，這一點犧牲也是應該的。

丁默邨：是的，陳校長這一次在經濟方面確是有相當的損失，在理本黨應該給以補助的。不過陳校長的參加本黨，完全是他自願的，並不是我們去拉來的；他的加入本黨，可以說完全是信仰我們的和平主張，所以陳先生的損失，也可以說是爲了「國家」而犧牲，爲了「主義」而犧牲；爲「國家」「主義」而犧牲了自己性命的，還不知之多少，這一點金錢損失，又算得了什麼？

陳濟成：丁部長，說話要憑良心哪！你說我參加汪，生口組織是自由的，陳！我過去既不
是黨員，我也從來沒有參加過任何政治活動。

汪精衛：那你爲什麼要參加本黨呢？

陳濟成：這不是爲了丁部長的恐嚇信麼？丁部長，你自己憑良心說吧，要不是你寫信恐嚇我，威脅我，我會到這裏來麼？

丁默邨：就說是我給過你信，那信裏也不過是警告你，不要反對汪先生，不要反對「和平運動」，並沒有強迫你來參加我們的組織呀！

陳濟成：那是佛海先生逼着我做的。當時我心裏一時害怕，我以爲這事情總不會有人知道的，爲了保障自己的生命安全起見，我糊裏糊塗的就答應了。

汪精衛：陳先生參加本黨，不論你的動機怎麼樣，我們總是歡迎的，我想我們也並沒有虧負了陳先生。陳先生以初入黨的資格，這次六全大會，居然就被選爲本黨的候補監察委員，這就很對得起陳先生了。爲什麼現在又動搖起來了呢？

陳濟成：我並不要什麼委員，我並不要當什麼委員！汪先生，我只要你補償我那十二萬塊錢的學費，我受不了這絕大的損失！汪先生，你救救我，你救救我！

這十二萬塊錢！

汪精衛：陳先生，你不必着急，你的損失，我們多少總要給你想點辦法的。（對丁默邨）

丁默邨：這星期租界上的米價最高到過每担四十八元，據說還要漲，我們的只有三十元。

汪精衛：陳先生，這麼吧，上海的米價近來是一天一天在飛漲，我們這不可以買到賤米，每担總要便宜十幾塊錢。我現在答應陳先生，你們學校的廚房每月可以來買五十担賤米。這樣，以價的錢比別的學校便宜，你們一定可以收許多學生進來。對於陳先生以往的損失，多少總可以有點彌補。

陳濟成：不，不，汪先生我已經不幹校長了，我也不要買賤米，我只要那十二萬塊錢。

汪先生，你救救我，你救救我，還我十二萬塊錢！

（衛士突然進來。）

衛士：報告，顧問到！

丁默邨：不好，不好，彭佐顧問來了！

汪精衛：陳先生怎麼辦呢？

丁默邨：屏裏去躲一躲吧！（推着陳濟成向屏裏去）陳先生，彭佐顧問來了，請你裏邊去等一等。

陳濟成：不，不，汪先生，我的十二萬塊錢！十二萬塊錢！

丁默邨：你先進去，別的回頭再說。（把陳濟成推進屏裏去了）

同時汪精衛到另一屏裏把陳璧君周佛海等一羣叫了出來。彭顧問以外入，汪趨前握手。）

汪精衛：顧問好，請坐。

國賊汪精衛

影佐：請坐。

大家：（向影佐鞠躬）顧問好！

汪精衛：關於「新中央政府」成立的事，王代表同梁代表剛才已經來談過了，原則上，他們非常贊同，問題就在經費上面。

影佐：是的，今天我想同汪先生來談的，也正是這個問題。照目前各方面的形勢來看，「新政府」的成立，似乎還有許多問題。

汪精衛：是的。不過這許多問題，我們都一定有方法可以解決的。

影佐：汪先生這種精神很好，你的立場同我們完全是一致的，所以我們一直在用種種的方法來支持你。

汪精衛：對於顧問愛護我們的意思，我們非常感激。

大家：非常感激！

影佐：（突然轉變）可是這一次我們的估計錯了。我們萬萬沒有想到，汪先生離開重慶

幾乎有十個月，這樣的一件大事，對於我們的利益還是這樣的少。第一，重慶政府不但沒有受到一點打擊，而且和平空氣反而因你的出走，漸漸消失了。第二，在軍事方面，中國的軍人居然會沒有一個人響應你的和平主張，弄得你現在手下，連一兵一卒都沒有。

褚民誼：報告顧問：軍隊方面，我們現在已經有了十二師，不過都要別的軍隊勸，他們才能動。

彭佐：（冷笑）褚先生，你的十二師，我都明白，無非是些軍事掮客，插了幾師幾師，到處騙幾個賭博的本錢，他們的話沒有一句是可以相信的。（繼續向汪說）此外像黨的方面，經濟界方面，汪先生的力量也表現得非常薄弱。

汪精衛：不過這次的六大大會成績倒還不錯，到的代表居然有兩百多呢！

彭佐：唔，名單我都知道，差不多都是些不見經傳的人物，沒有什麼了不起。我們所希望於汪先生的是，如果中國的高級智識份子有三百萬，你能吸收一百五十萬就

好了。

汪精衛：比較有資望的同志，有是有的，不過他們都在重慶，行動不能自由，一時沒法來參加，慢慢的我一定拉他們過來。

周佛西：的是，報告顧問：現在我們已開始在做分化重慶政府的工作，只要「新中央政府」一成立，我們馬上可以號召大部份同志過去，而且可以使一部份軍人脫離他們的中央，到那時候，他們的抗戰，一定立刻崩潰，戰爭就可以結束。

彭佐：周先生未免太樂觀了吧。我們且不要說重慶，就說上海，這麼一塊小地方，無論在那一方面，攻擊你們的人好像也很不少呢。

汪精衛：（嘆囁地）這是因為……

彭佐：（搶着說下去）所以從各方面看起來，「新政府」倒不一定要在雙十節成立。

汪精衛：這個……

彭佐：所以原定每月四百萬的活動費，也不需要這麼多了，從九月起決定減少三百五十

萬，每月發五十萬！

陳壁君：怎麼行呢！顧問，你難道，我們是已經被重慶政府逼得的了，無處可投奔的人
哪！要是這樣，那我們這些人怎麼辦那？（整頓軍下）

彭浩：正因為各位是無家可歸的，所以這發五十萬，這一時發給大家暫時維持維持生活，大概也夠了。至於「新政府」，當然遲早是要組織的，這一次暫時先延一期，且等各方面的形勢好轉了再說。

汪精衛：這……這……

（所有的人都呆若木鷄；陳濟成突然從裏面跑出來，向汪跪求。）

陳濟成：汪先生，我的十二萬塊錢！十二萬塊錢！（向彭浩）顧問，顧問，汪先生欠我十二萬塊錢，他不還我！

大家：瘋子！瘋子！

丁默邨：別在這裏爭氣！出去！出去！（大家就着把陳濟成推了出去。）

國賊汪精衛

影佐：（向汪）這位瘋子是誰？

汪精衛：這是本黨的候補監察委員陳濟成。

影佐：汪先生，你看，這種瘋子似的人也能當監察委員，難怪你會失敗了，再會再會！

（揚長而去）

（大家望着他的背影出去，只有面面相覷。汪精衛突然昏倒在椅上。）

大家：（叫喊）汪先生！汪先生！

陳璧君：（焦急萬狀）怎麼呢？

汪精衛：（投機的醒過來）我們所走的路，不但沒有走到一半，而且剛剛是出發點。我

們的希望和目標愈大，我們的困難何處着也愈大。但是這決不能使我灰心，我

還是要幹到底的！各位同志，我們要克服一切困難，奮鬥到底！

大家：一定奮鬥到底！

鄒博海：汪先生太累了，您過去休息一下罷。

陳璧君：是的，周先生，你陪汪先生進去休息吧。（周錦濤與陳璧君扶著汪精衛進屋裏去）

精民：今天的情形真是太壞了，一天裏面幾乎沒有一件順利的事！

了默：不是我在背後發牢騷，要不是他，（以手作抽大烟狀，指周佛海）事情決不能這樣糟！他自以為汪先生信任他，就一切都要把持，一天到晚包圍著汪先生。他把汪先生捏在他的手裏，哼！他可別忘了，他自己可捏在我的手裏呢！

梅思平：佛海的作風實在太那個一點，難怪大家都跟他合不來。這兩天陶希聖跟他鬧得也很利害！昨天在這裏爲了討論宣傳大綱，兩個人幾乎動武，老陶當時就向汪先生辭職，宣傳部長不幹了，汪先生毫無辦法。

諸民：其實大家都能想開一點就好了。汪先生有辦法，大家都有辦法，汪先生沒了辦法，大家都沒有辦法。何苦呢！就拿今天的事來說，給我一去就是三百五十萬，我看大家還爭個什麼！

梅思平：這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怪不得汪先生也發急了。

丁默邨：我有辦法，不要說差三百五十萬，就是差個千把萬，也有辦法。可惜沒有人來找我。

褚民誼：你有辦法？

丁默邨：當然有辦法。

梅思平：什麼辦法？說出來大家聽聽。

褚民誼：（避江跑到門口去喊）汪太太，汪太太，快來，快來，默邨有辦法了！

（陳璧君偕周佛海同上）

陳璧君：什麼事，什麼事？

梅思平：默邨兄對於經費有辦法。他說，每月三百五十萬不成問題。

陳璧君：真的麼？有這麼許多？

周佛海：（在旁冷笑）哼！哼！（走到另一邊去了。）

「民誼：默郎兄，你有什麼辦法，說出來大家聽聽。」

丁默郎：我手下有「特務隊」，有「特務警衛隊」，還有「自衛團」，總共人數大概有千把人，他們閒着也是沒有事，不妨臨時改組一下，派他們出去找找路子，還西賭場那麼多，每一家一天收入少說總有幾十萬，另外，上海灘上有的是有錢的主兒，在他們身上想想辦法，不什麼都解決了麼？

大家：「妙妙！默郎，這是個辦法！」

陳壁君：默郎，真虧你想得到！

大家：我們大：接應默郎兄，擁護默郎兄！

周佛海：（也換過來了）這倒是個辦法，每月三百五十萬是不成問題的。

丁默郎：（滾滾滾復他一下）「你麼？一個錢也不給你，看你把持什麼！」

周佛海：（森怒）什麼？你敢侮辱我！

丁默郎：怎麼？我怕你麼？

國賊 証精衛

一四二

(兩人勢將大街突，旁邊的人從中勸解。)

——暗轉——

第二場

時間：民國廿八年十二月十三日下午三時

地點：上海

人物：

汪精衛

陳璧君

周佛海

高宗武

陶希聖

林柏生

岑民誼

國賊

汪精衛

梅思平

款同前場。會議室。裏上有幾份拍紙簿鉛筆，像是預備着開會的樣子。

林柏生在向周佛海發牢騷。

林柏生：佛海先生，你替我想，叫我還怎麼措詞？中華日報是我們自己的報紙，我們已經幾次公通的宣佈了；起先說「新中央政府」整十節成立，後來又說十一月十二種「國辰」一定實現，現在又說明年一月一號可以成功。但是雙十節過去了，總理誕辰也過去了，「新政府」並沒有成立。今天是十二月十三，離一月一號不過兩個多星期，「新政府」的成立，還是沒有一點動靜，沒有一點消息。你叫我怎麼向一般讀者自圓其說呢？

周佛海：這很容易呀！我們只要告訴讀者，叫他們認清：汪先生這次所領導的運動，當然不是以組織「新政府」的本身為目的的，組織「新政府」不過是和平運動的

一個過程，不過是救國的一個方法，一種手段。如果汪先生只以組織「政府」為目的，而不顧及國家的利益，老實說，我們早已上了台了，那裏會等到今天，還在讓人家揣測懷疑？

林柏生：唔……

周佛海：並且你還得說明，我們堅決的主張和立場，乃是：如果成立「新政府」對於國家沒有利益，我們情愿終身亡命，決不冒冒失失的隨便上台。但是反過來說，如果於國家有利，我們是要不避艱險，不辭危難，挺身而起，來擔負這個責任的。過去所得幾十節總理誕辰的日期，你可以對他們說，都不過是個假老。我們組織「新政府」，不是時間的問題，而是條件的問題。只要條件談得妥，「新政府」就馬上可以實現。

林柏生：那麼這次元旦的日期是不是還有把握呢？

周佛海：我看什九是有把握的。條件大致已經定了，「日支新聞係調整綱要」，你們都

看見的，現在雖然還有一兩個具體的問題，雙方意見還沒有完全一致，但是雙方都是以友好的精神來研究，所以意見的漸漸接近，乃至於完全一致，是再容易的。只要條件全部談判完成，「新政府」就立刻可以組織出來。

林柏生：不是說宗國希望他們兩個還有異議麼？

周佛海：沒有什麼問題。咳，還不是借題發揮？無聊得很！

林柏生：萬一他們倆不同意，不肯簽字……

周佛海：不會的。你知道，他們這樣作，目的是對付我。他們總說我「圍汪」，閉口不說，其實參加和平運動，主張中日合作，只是一種責任，義務，他們却把它看作權利了。幾個月來，老是罵我，鬧糾紛，真是太無價值了！

林柏生：現在呢？

周佛海：現在好了，我已經聲明讓步，一切由他們去弄。今天開會，我要請可能的少數表意見。只要能幫助汪先生把「新政府」快點成立，我的目的已經達到。那時

候大家願意要那一院那一部都好，我決不爭執。平心而論，梅生兄，幾個月來，老陶好壞，總算不了個宣傳部長，我呢？到今天為止，什麼名義也沒有，想想爲什麼？

林柏生：佛海先生，你辛苦，大家都知道，汪先生也明白，我想「新政府」成立了，汪先生也決不會辜負佛海先生的，不是說財政部長一席已經決定送給佛海先生了麼？

周佛海：（略有愧色）那是汪先生一定要這麼做，我倒沒有這意思。汪先生說，這日子，一時想不出適當的人，所以一定要我承乏，其實，對於財政，我是完全不行。可是汪先生說，內行也都是從外行幹起來的。爲了大局，我只好答應試試看。

（汪氏隨着陳璧君從屋裏出來。）

陳璧君：時間差不多了，汪先生同開會的人到齊了沒有？噢？宗武同希聖還沒有來？

網城汪精衛

一四七

林柏生：沒有；就等他們兩個。

周佛海：如果今天他們不來，可不能怨我了！

陳璧君：那怎麼辦？彭佐顯回來權過多少次了，問我們什麼時候可以正式簽字。條件是上個月五號在六三花園就交給汪先生的，已經一個多月了，你們曉得麼？

周佛海：再拖延下去，對方真要疑心我們沒有合作的誠意。

褚民誼：傷腦筋！傷腦筋！

林柏生：何不打電話去問問看。

陳璧君：對了，民誼，打電話去催催他們。

褚民誼：是。（正要走）

陳璧君：打完了電話，把我的熱水袋帶出來。

褚民誼：是。

（民誼進屋去打電話。）

林柏生：真一天開不成會，一月一變「新政府」的成立豈不又要成問題了？

陳璧君：都是我們自己不爭氣，人家這樣熱心幫我們的忙，要捧我們上台，倒是我們自己亂搞亂。剛才汪先生還說來着，華南方面，一切都已經備置好了，不是明天

，就是幾天，決定在欽防登陸，準備十天之內——陽曆年前——佔領南寧。

林柏生：噯？（連忙拿出小冊子來筆記）

陳璧君：佔領南寧，就是給我們一個好機會，我們乘這機會，就成立「新政府」來壓迫
重慶諸和。

林柏生：真是一個好機會，這樣，我們的和平運動是一定可以實現的了。

陳璧君：宗武同着輩不知存的什麼心！不早不晚，偏偏在這緊要關頭的時候，找起麻煩來，真是不顧大局！

周佛海：那麼在先生已經同他們講妥了沒有呢？

陳璧君：講是託思平去講過了，答應他們……（以下的話，因聲音很低，聽不見了。

林柏生：（點點頭）唔，唔！

周佛海：（點點頭）這樣也許問題可以解決了。

陳璧君：可是你們看；（看錶）時候已經過了十分鐘了，他們還沒有來！

（正說到這裏，高宗武陶希聖突然從外面推門進來）

林柏生：好了，好了，高先生陶先生都來了。

高宗武：對不起，汪太太，我們遲到了。可是不能怪我們，汽車走到慈園路口上，遇到
抓強盜，汽車遲不過。

墨壁君：抓強盜？

陶希聖：聽說是一個俱樂部被劫了！

林柏生：這一定是歐村派人幹的把戲！

高宗武：所以就誤了有一刻鐘。

（褚民誼一邊說着話，一邊走出來。）

褚民誼：真奇怪！四處打到了，都說不在！（看見高陶）咳！你們來了！害得我四處打電話。

高宗武：對不起，褚先生。

褚民誼：好了，好了，我們可以開會了。（搬搬椅子，理理桌子，準備開會）

陳璧君：我的熱水袋呢？

褚民誼：（忽然想着）該死，該死！忘了，我去拿！

陳璧君：不要忘了，順便就請汪先生來開會！

褚民誼：是，汪太太。（進屋去）

陳璧君：高先生，陶先生，你們曉得麼？司令部今天來通知汪先生說，明後天我們就要在欽防登陸，年內一定攻佔南京，預備讓我們明年元旦登台的時候，場面可以熱鬧一點。所以今天的會……

(汪精衛從屋裏出來，說着話着汪民誼，手裏捧着一個熱水袋。)

汪精衛：高先生，陶先生都來了，好得很，我們可以開會了。(回頭)汪民誼先生，都準備好了麼？

汪民誼：都準備好了。(把熱水袋交給陳君)汪太太，拿來了。

陳君：(二提熱水袋)怎麼，你都給了！

汪民誼：冷了，拿過去叫他再給我做好了。(拿着熱水袋又走。)

汪精衛：陳先生，會開會記錄吧？

汪民誼：(一手拿筆，一手翻閱)汪君，我這裏已經把這些重要文件都送給汪精衛了，這是

高先生(手裏翻閱重要文件)原件，這是上次會議的紀錄。

陳君：把熱水袋給我，我自己沖去！

汪精衛：(翻閱重要文件)各位同業，今天是十二月十三號，影佐顧問交給我們這份

對於新關係的基礎，片已簽決，且法蘭西我們急切的希望我們能早一點簽約來結
算戰爭，但條約，總不比普通的條約，這是關係我們整個國家民族的生存獨立的
事，我們不能不慎重，加以考慮封鎖。譬如我們上次所說過的撤兵問題，宗武先
前也是：（一）條約簽訂後的撤兵。（二）撤兵後，谷田清武，曾與我們商討。此外還有
高宗武，曾到去談，但於是很嚴重的，我以為日本不撤兵，就根本談不上和平。

汪精衛之意，我以為曾把這意見向他提過。他倒說得很有理，和平恢復，治安穩定，
丁他們在作戰部隊中定撤出前線，但朝鮮問題，裏面已經明白規定了的。現在因
為重戰場或前線非常活躍，我們正計劃着集中兵力去掃蕩。這不是短時期
可以成功的，所以一時還談不到撤兵。

高宗武，便使我們「河經」上所規定的，我獲得地帶問題。以外等我們要編七原文也，這上
面規定尚早。日本作戰部隊的糧食，茶葉等，在邊境完全獨立，在時間上更
有困難。這些條件沒有完成，他們的作戰部隊，是不能撤。至於什麼才叫「

治安極立」，那還得看他們怎麼解釋。要是他們認為治安永遠沒有確立，豈不是就可以永遠在中國駐兵了麼？而且前幾天日本外務省情報部長須磨彌吉郎發表談話，就說即便汪先生的「政府」成立以後，他們也沒有撤兵的意思。這是很明顯的。

齊民誼：我對這問題沒有像宗武兄所說的那樣嚴重。日本不撤兵固然不對，可是真撤了兵，譬如現在就撤了兵，局面豈不是更要糟糕？說句笑話，連我們住在南京也是不妄想。「要綱」裏規定兩年的期限，實在也需要。我們吃虧的就是自己沒有軍隊，否則……

陶希聖：（突然站起來把話接了下去）汪先生，各位先生，請讓我插幾句話。我主張和平，已經三年，到現在還是這樣主張。祇願其成，不願其敗。但是今天，我不能不鄭重的向大家提出，這做「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裏面所訂的一切條件，根本都待商榷：撤兵不撤兵倒還是小問題。

汪精衛：（大爲驚訝）爲什麼？

陶希聖：（侃侃而談）這不很簡單麼？一句話，這些條件我們都不能接受。如果說這樣就是和平，這樣就可以建國，實在叫人寒心！

高宗武：我附議希聖兄的意思！

（大家都呆了。）

汪精衛：（開始有點狼狽）陶先生，高先生，你們既然贊成和平運動，爲什麼……

陶希聖：是的，我們並不反對和平。不過我認爲中日間不能得到和平，結束戰爭，要以中國能不能得到主權獨立，行政完整爲標準。如果不能，當然不能和；當然不能勉強的和。試看今天日本所提的條件，有沒有尊重中國主權獨立，行政完整的誠意同決心？有沒有爲中國主權同人民生活留一點餘地呢？

（林柏生沒有法子再記錄下去了。）

汪精衛：咳？這些條件不是我們大家都看過了嗎？早都知道了的麼？

國賊 汪精衛

一五五

諸民憤：是的，(指汪精衛)這類的條件在今天看起來，實在不該被通過。

陶希聖：不算很過份？我不知道汪先生是怎麼看法的？假如要問條件所包含的地域，我

可以回答：從海龍江到海南島，從遼河到西北。要問條件所包含的內容，我可

以回答：是中國的一切，外交，交通，航空，軍事，資源，財政，經濟，教育，

國文，文化，這一切一切，完全被日本統治佔領了。在這種條件之下，中國

豈還有死路一條嗎？(汪精衛)……

高宗武：就拿近代中的外交史來看，最屈辱的莫過於民國四年的二十一條。但是當時

袁世凱曾放聲疾呼，表示決不肯隨隨便便的答應。我們祇要看袁世凱在二十一年

原條件的細條批改，真是字斟句酌。陸徵祥在參政院報告交涉的經過，尤其說

明瞭地明了當時眼淚的桐鑿。可憐袁世凱這人，像秋蓬其逃不了袁世的唾罵。現在我們

再回頭對袁來審判此二十一條，還要利害十倍百倍的原條件，我們難道真要做袁世凱的罪

人嗎？

(……) 這一直不斷地在旁邊慫恿周佛海起來說話。

周佛海：

(終於發言了。) 對不起，我今天本不想說話，但是聽了高先生開的學生

剛才的許多話，我實在忍不住要起來說幾句。首先我想承認的，我們大家都是

中國人，現在都是在走着同一條路。無論怎麼走法，我們對於歷史總要有交代

。人生不過幾十年，一掬付身，萬事都了。我們並未喪心病狂，難道真願意

去天下後世的人罵我們是漢奸，為我們辯護麼？這樣一想，我想高先生開的

條件應該可以諒解我們之間實在沒有一點齟齬之爭。

林柏生：不錯，不錯，大家都是為了國家，即便意見有點出入，這是各人的政策不同，

這不是意見。

周佛海：高先生開的條件口口聲聲說這些條件不能接受。是的，這樣的條件，中

國是有點吃虧的。不過我要辨明：事實上，我們現在是送東西出去呢？還是收

東西回來？老實說，我們是收東西回來的。固然，這些東西原來是我們的，但

是現在已經在人掌握中了；如果我們不能用武力把日六軍隊趕出中國去，這些東西就等於是他們的了。我們現在是想從他們的手裏，把這些東西拿回來，雖然在事實上，不能全部拿回來，但是總想越多越好，所以與其說我們拿掉多少，不如說我們是拿回多少。這樣看來，我們這些條件即使於中國無益，也決不會於中國有害的。

稽民誼：這中肯之至！就事論事，我們現在是一無所有，要送也無從送起。

高宗武：那麼我倒要問陶佛海先生，假如照你所說，這些東西已經全部是日本的了，那麼現在在中國爲什麼還要繼續抗戰呢？難道抗戰的目的是爲了要更多送一點給日本麼？

陶希聖：而且如果全中國的國民都認爲這樣的條件的確無損於中國的話，那麼重慶政府就可以直接同日本簽約講和，何必要我們來訂呢？

陶佛海：（亟欲挽救，只得強詞奪理）不，不，陶先生，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們

當然明白，國與國之間的關係，要憑利害，不能以對人的好惡為轉移的。但是人總是感情的動物。感情的作用，就往往可以影響到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汪先生這次犧牲一切，挺身而出，為中國救危亡，為日本解決困難，這種偉大的精神，是可以使日本人感動的。我今年兩次到東京，和半年來同日本友人接觸的結果，深知道汪先生的和平運動，對於日本精神的影響實在很大。我常常說，……（下面的話被陶希聖搶掠了）

陶希聖：佛海先生，你不必說了，你的話真有道理，有道理極了。可是這些道理只能在中華日報發表了，去騙騙一般無知無識的老百姓。我們相處了這麼久，難道自己心裏還不明白？恐怕佛海先生是想趕快簽了約，成立了一「新政府」，自己可以當財政部長吧？

陶佛海：（被人說破心事，不覺惱羞）陶先生怎麼可以這樣隨便說話！

汪精衛：（居然還保持相當沉着）陶先生，有意見儘管發表，不必逞口氣。

汪精衛：（對汪精衛）

汪精衛：汪先生，我並不是罵你，我說的都是事實。記得今年五月，汪先生有一次

到東京之前，曾經對口對大家說過，「我們雖然有所失，可是決不會妨礙中

國的生存，決不會使中國亡國的」。我很相信，所以我等待着，等着，一直等

到今天，原來這還是一回事。這不是亡國的作品是什麼？

汪精衛：（對汪精衛）

牛馬了！

汪精衛：汪先生，不見得。和平對於中國固然是損失；但是繼續抗戰就必然是個犧牲

。與其繼續犧牲，不如暫時保存的存。因為一旦被日本屈服，那就永遠沒有改

變國策的機會了。

高宗武：（對汪精衛）

高宗武：（對汪精衛）

汪精衛：（無語可說了，只待換一方向）那麼高先生同陶先生就應該考慮一麼樣？

汪精衛：（第一張請）

高宗武：首先當然條件全部退回給日本。

汪精衛：（不動聲色）略。

陸軍部：（同時）全部退回？

林虎生：（同時）全部退回？

高宗武：（即發表表）至於汪先生個人，我想有三路可以走：第一條是汪先生即日退

陸軍部，並且把日本所要求的條件向世界公佈。（稍停）

（在座者竊竊私議，汪精衛仍不動聲色。）

汪精衛：請說下去。

高宗武：第二條是汪先生即日離開這萊蕪鐵路，（註）暫時住到法租界去，停止與日本

談判。第三條是仍舊住在這裏，可是明白對外聲明，汪先生並不要組織一政府

對日商：（只是和平運動）

（註）萊蕪路在「夕士」範圍以內。

國賊汪精衛

齊民誼：（大為訝急）宗武兄，這話不是同汪先生跟我們開玩笑吧？你這意思太壞了！你們兩位今天的態度同過去完全兩樣，兩樣得簡直叫人不能相信。為什麼這樣呢？如果二位心裏有什麼——唔——唔，有什麼要求的話，儘管明說好了，在座的都是自己人，都好商量。似乎不必這樣兜圈子，做文章，拿國家大事來借題發揮！（高陶都不響。）

周佛海（忍無可忍）簡直是兒戲！簡直是兒戲！

汪精衛：（連忙阻止）大家不要吵！不要吵！（大家不響了，稍頓）讓我考慮考慮看。

褚民誼：考慮考慮？

林柏生：考慮考慮？

汪精衛：（自言自語）唔，考慮考慮！（離開會議席）

陶希聖：（大家稍為僵持了一下之後，示意高宗武）那麼，汪先生，我們想先退席了。

汪精衛：（略一躊躇）好的。

（高爾敏扶正席，大家望着他們出去。）

褚民誼：汪先生怎麼允許他們退席了？

汪精衛：（突然大怒）難道你們自己沒有看見：在這種局面之下，還能談得出什麼結果

來麼？（繼續在想什麼）

（褚民誼碰了一鼻子灰，伸伸舌頭，不敢再聳了。）

周佛海：一定有道理！一定有道理！我們上了人家的當了！

林柏生：（輕輕的問周佛海）你看是怎麼一回事？

周佛海：那邊用說！

汪精衛：（又發作了）你們就眼看着這樣讓他們兩個人走了麼？

（大家莫明其妙，褚民誼忽然聽叫起來。）

褚民誼：好，我去把他們找回來！（正想出去）

汪精衛：（怒氣未平）誰要你去找回來了？還不趕快通知默邨，派人監視他們！

顧威 汪精衛

一六三

種民謠：（依然未嘗）是，是。計要動員裏去。

汪精衛：眼睛略略，真是暗中監視，未必行動了隨時給我報告！

褚民誼：是，是。（進房裏打電話去了）

（台上海賊丁二會。）

傅佛海：他們官以爲很有道理，其實他們贊成和平運動，就是不敢底！

汪精衛：哼！看他們能得我的圈手去！

（梅思平忽然從外而跑進來，手裏拿着剛翻出版的一張大美晚報。）

梅思平：荒廢！荒廢！天下有這樣荒廢的事！（拿著報紙給汪精衛看）汪先生，你看，

汪精衛出廠的表有這樣荒唐的事！

汪精衛：（逐種拿把報看）你看這子裏「齊」這「齊」字，要說說出什麼話來

周佛海：這什麼事，這樣吹噓小怪的。思平？

（周佛海拿報紙夫並鞠躬謝絕。）

梅思平：你看！

鄭德壽：（手把銀珠，頭打昏，燈火及燈籠給梅思平）這有什麼稀奇？

林柏生：（扶起林思平，有許麻重送箱銀票。）

梅思平：（以銀票交與林柏生）你看哪！

鄭德壽：（林柏生剛把銀票遞來，林思平從屋裏出來。）

林思平：（林柏生剛把銀票遞來，林思平從屋裏出來。）

梅思平：（林柏生剛把銀票遞來，林思平從屋裏出來。）

林柏生：（林思平剛把銀票遞來，林思平從屋裏出來。）

梅思平：（林思平剛把銀票遞來，林思平從屋裏出來。）

梅思平：（林思平剛把銀票遞來，林思平從屋裏出來。）

梅思平：（林思平剛把銀票遞來，林思平從屋裏出來。）

梅思平：（林思平剛把銀票遞來，林思平從屋裏出來。）

梅思平：（林思平剛把銀票遞來，林思平從屋裏出來。）

梅思平：（林思平剛把銀票遞來，林思平從屋裏出來。）

！(又把報紙給 民誼)你看，你看，荒唐不荒唐！

褚民誼：(一面看着報)女兒要打倒父親，真是稀奇；不過這個時代，這種事情也不算

什麼稀奇！

汪精衛：(沉默了半天，忽然爆發)幹！幹！要幹就幹到底！我們離開重慶，整整一年，挨罵也挨得夠了，難道還怕罵麼？過久的機會萬萬不能錯過的！卽算是亡國的條件，也是要訂的！

(周佛海，褚民誼，林柏生等在旁邊連稱「是」！)

梅思平：(不知道他們在談什麼，又看看那張報紙，不知不覺地)荒唐！荒唐！太荒唐！

汪精衛：(出其不意)什麼？

(大家連忙回梅思平做個臉色。)

梅思平：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是罵我的女兒愛文。

第四

時間：民國廿九年四月八日夜

地點：南京

人物：

汪精衛

陳璧君

周佛海

蔣民釗

林柏生

梅思平

小漢奸

國賊 汪精衛

國賊汪精衛

新娘

便衣保鏢一

賓客羣衆

(夢中人物)

汪精衛

佐顧昭

山藥旦(大鼓名家)

彈絃子者

演講者

變魔術者

助手一

檢場者兩人

日本藝妓

浪人甲、乙、丙

小賊員

偽警甲、乙、丙

鄉婦

老者

小孩

男女羣衆二十餘人

日憲兵一

四月八日——汪逆偽組織在南京開張後的第九天。

今天是在逆到南京以後，黨委最熱鬧的一個晚上。你看：大廳裏的人像是
雲坑裏的蛆虫似的在那裏攪動。「新貴」們在得意自己出賣靈魂後所得的代價

國賊汪精衛

一六九

：高聲實在嫌一個個被擁在裏面，鬼的模樣其叫歡笑，鬧成一片，像是無邊的瘋狗在狂吠。大廳裏播音機放著日本的音樂。

這裏是廳外花園的一角，有走廊花木，樹陰下有石凳數條，可供休息。靜悄悄的一個人也沒有。

幕啓後，不久，忽然有腳步聲傳來，是梅思平，後面跟着一個不相識的人。我們姑名之曰小泥好。

梅思平：（像是在尋找什麼人）

小泥好：（緊緊的跟在後面）梅市長！梅市長！

梅思平：（不勝厭惡的樣子）討厭！真討厭！今天晚上怎麼老是纏着我？要不是主席辦

幕畢，看我有好底色給你。

小泥好：（追着他哀告）梅市長，求求你，賞我一個差使！

梅思平：（嗔怒）你知道麼？今天是辦喜事，你哭哭著臉跟我纏不清，算個什麼？

小漢奸：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是主席少爺結婚，應該高興，可是我到南京已經一個多禮拜了，……！

梅思平：我不是對你說了麼？叫你明天到市府來見我！

小漢奸：不，不，市長，您到了衙門裏就不會見我的。我在市政府伺候您已經有七天了，傳達室總是不讓我見；到您的公館裏也是一樣。沒有法子，我只得等今天晚上的禮。照規定，我知道，委任科員只要一百元。我雖然還沒有當科員，可是我還是送了，而且多送了三十塊！

梅思平：那裏來的這許多廢話！告訴你，市政府早已沒有額子了。

小漢奸：可是我是您在上海的時候就答應了我的。

梅思平：誰叫你得這麼賤？候差使有這樣便宜的？

小漢奸：聽說教育局裏面都還有幾個缺沒有補的……

梅思平：別做夢，那都是留着給日本顧問的！

小漢奸：可是……

梅思平：（大怒詈斥）去，去，去！滾開！不要再麻煩！（四面張望了一下，忽忽的由

小路裏向鐵陸深處去了。）

（小漢奸呆立了一會，也跟着過去。）

（大廳的邊門開了，民誼由裏面出來，林柏生在後面。）

孫民誼：（略有醉意）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能喝了！柏生兄，還是到外面來坐坐吧，

裏面的空氣太緊張了。

林柏生：（深嘆的呼了一口氣）唔，外面的空氣好多了，裏邊呀！待大頭暈。今天晚上真

是聚會，難得的聚會！

孫民誼：唔，好久沒有看見汪先生有今天晚上這樣高興了。汪先生本來上個月就要在上

海替文嬰（註：汪逆之子）完婚的，是我的建議，才延到今天。一則在上海倒

底不大安全，不備大舉動。再則既然汪先生要登台了，何不就到南京來辦呢？在南京，場面究竟不同。果然，你看，今天這種場面，若不是汪先生當了主席，那裏辦得到？

林柏生：可惜就是秩序太亂了一點，那些日本朋友……（不好意思說下去了）

褚民誼：那是我們少見多怪，聽說在日本，男女之間是極平常的。他們肯這樣同我們打成一片，倒是親善的意思呢！

林柏生：（若有所感）想不到我們離開重慶，近兩年半，過了多少困難，受了多少折磨，居然也有今天。想起宗武希程他們，真是可惜！他們不是料到有今天，恐怕也不會逃走了。

褚民誼：可是柏生兄，你不要忘了，如果希聖還在這裏恐怕你的復部部長，他未必肯讓呢！

（說得二人都笑了。意思深遠的看見他們，在裏面笑着出來。）

梅思平：民誼先生，你們看見佛海先生沒有？

民誼：剛纔不是在抽煙嗎（以手指作抽大煙狀）麼？

梅思平：沒有，我去找過了，別人說他抽了幾口又出來了。

林柏生：那就不知道他到那裏去了。

梅思平：真奇怪！我那裏都找到了，就是不見他！

（小漢奸忽然又從樹蔭中鑽出來。）

小漢奸：梅市長！

梅思平：（想不到又不見了他）咳？怎麼你還沒有去？

小漢奸：梅市長，我不能走！我不能這樣就走！我得……

梅思平：討厭！討厭！

民誼：（問梅思平）這是誰？

梅思平：誰知道了從上飛來跟我討差使的。我市政府是毫無辦法。對了，民誼先生，

那裏還有缺額麼？好舉給他一個，怎麼樣？

民誼：喂？（問那小漢斯）喂，你會說日本語麼？

小漢斯：不，我是持志學院畢業的，不會說日本語。

民誼：（搖搖頭）那就毫無辦法，我外交部裏倒還有幾個小位子，可是不會說日本語，不懂得日本語約用不着。

梅思平：（忽然想起）喂，我想起了，民誼先生，剛纔在太太在找你。

民誼：什麼事？

梅思平：不知道。

民誼：在那裏？

梅思平：剛纔在那邊走廊上，不知道現在是不是還在那裏。

民誼：那麼我去看看，柏生兄，回頭再談。（說完向着走廊那邊走去。）

梅思平：柏生兄，徐小姐呢？

國賦：汪精衛。

林柏生：跑到樓上陪新娘子去了。

梅思平：今天到場的這麼許多女眷裏頭，新娘子除外，你太太要算是出風頭的了。徐聲小姐果然名不虛傳，你看她在這樣大的場面，居然能面面俱到，人人滿意，足見老兄平日訓導有方！

林柏生：笑話笑話！

（一汪逆便衣保鏢自由徑上。）

保鏢：（見梅林）主席來了。

梅思平：主席來了麼？（一眼看見小漢奸還呆立在旁邊）還不快走，主席來了，還不起快滾開！

小漢奸：梅市長！梅市長！求求你給我一個舉！

梅思平：走！走！（招呼那便衣保鏢）把他攆走！

（保鏢的邊去推他：「去，去，滾開！」小漢奸沒有辦法，只好暫時離開。）

（汪精衛與周佛海二人低聲談着話，自由曲徑並肩走過來。）

林柏生：（很誇小地）主席，今晚很累，該息一息了。

梅思平：寒暄太闊，還是花園裏清靜些。

汪精衛：（第一次不見他的臉上有笑容）是的，今天真有點累了。幾位顧問知道我今晚喝酒，就拚命的灌我，幸而我走掉了。不過頭老是覺得昏昏沉沉的，直想睡，客人還不散。

林柏生：（遞出一個石筍來給他）先在這裏坐一會兒。時候已經不早，怕也就快散了。

汪精衛：好的，好的。（走去坐下）

梅思平：佛海先生，你來得正好，我剛才到處的找你。

周佛海：你找我幹什麼？

梅思平：還是白天裏同你商量過的事。佛海先生，你無論如何要給我想想辦法！

周佛海：（有點發急）咳！老兄！我說過了，辦黨是手段，上台是目的，上了台，還談

國賊汪精衛

一七七

什麼黨！你怎麼這樣想不開呢！

梅思平：可是事情已經辦了，不能不管呀！數目不算大，不過二十五萬。

周佛海：老實說了吧！經費二字，毫無辦法！剛才我還在同汪先生磋商呢，現在的每月，每月經常費預算至少要一千七百萬，人家只答應給一千三百萬，還差四百萬，我正愁沒有法子籌呢，老兄的黨費只好馬虎一點了，對不起！

梅思平：天地良心！談到錢，我是最馬虎的了。市政府剛接過來我就沒有問你要錢，各地黨部已經成立的，有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華北三省，北平市，天津市，廣東省，廣州市，……一共有十八個，每月統共不過二十五萬，還配算多少？上個月一月份，我就是照這個數目領的。

周佛海：上個月是上個月，這個月起是歸我們自己開支了。思平兄，老實對你說了罷，他們不肯把錢調，統稅局同鹽務機關交給我們，我們那裏來的錢呢！不要說你的組織部，柏生死的宣傳部也一樣。不信，你問問柏生兄看。

林柏生：（對梅思平）困難是萬兩難！宣傳經費至今還沒有確定，各地的宣傳機關這個月只好暫時停頓！幾張比較重要的報紙，本月份最多只能維持幾份。

周佛海：是不是？我不願爭吧。我們都是共濟患難的，我還能分彼此嗎？一句話，有錢大家分，沒有錢拉倒！痛快不痛快？（長嘆一聲）咳！天知道！我這財政局，這今天剛做了九天，已經弄得焦頭爛額了！你們那一位願意來幹，我馬上讓位。

梅思平：那……那怎麼辦呢！

江小衛：（在旁邊聽了半天）思平兄，不必着急，慢慢的想辦法吧！

（梅思平沒有辦法頭爭執下去。忽然，民說陪着陳壁君匆匆的由大廳的邊

門跑出來。）

民說：（一面出來，一面喊。）在這邊！在這邊！

陳壁君：（看見大家都在）你們都在此地麼！（向林柏生）柏生，不好，不好，徐慶

國賊汪精衛

一七九

他們……

林柏生：（慌急萬分）怎麼樣？怎麼樣？

陳壁君：他們把徐壁……（支吾了一會，不知應該怎麼說）

韓民誼：（接下去說）他們幾位日本顧問把徐小姐逗哭了！

（大家相顧驚愕。）

林柏生：在那裏？

陳壁君：現在在小客廳裏。你快去看看吧。

（林柏生不等她的話說完，就裏頭的向大門跑去去了。）

（大家搖首嘆息。）

陳壁君：這樣就太沒份了！

民誼：其實，偶然鬧鬧玩笑，也沒有什麼！他們喝醉了。

陳壁君：（睜了他一眼）沒有什麼？明天把你太太也帶來給他們玩玩！

汪民誼：（不敢再假裝，只得無聊的半笑）噫！噫！

陳璧君：（問汪）三哥，你怎麼也在這裏？

汪精衛：裏面太鬧，這裏靜些。

陳璧君：對了，民誼，趁這時候你把今天收的禮大概的報給我聽聽。

汪民誼：是，是，汪太太。（從袋裏摸出一張賬單來）別的禮物不算，單算現金。我是

這樣定的，各機關一律以現金為原則，多少以官級論，計特任官每人八百，簡

任一級六百，二級四百八，三級四百，荐任一級二百二，二級二百五……

陳璧君：多囉！誰要你報這些，問你總共收了多少？

汪民誼：是的，是的。原來是這樣分配的，不過我特別莊心了，這是最低限度的數目，

願意多送者更歡迎！所以結果居然超過了我們預定的數目。一共收到現金是三

百六十四萬八千五百多。

汪精衛：（大為高興）噯？有這麼許多？

國賊汪精衛

一八一

（左右的人聽了都噴噴稱羨。梅思平拉着周佛海到旁邊談話。）

民誼：開支大概不過五萬。

陳壁君：（不覺心花怒放）三哥，我看咪咪趁今年把錢出嫁了吧。

民誼：對了，如果大姐出嫁，我担保祿金準可以超過四百萬。

汪精衛：（故作矜持，其實是正中下懷。）再說吧。

周佛海：（邊來回汪商量）剛才我同恩平兄商量，「新政府」本月份經費還

想同汪先生商量，是不是……

陳壁君：商量什麼？

周佛海：想同汪先生商量，是不是可以把這筆錢金暫時挪用一下，將來我負責，財政

歸還。

陳壁君：什麼？周先生，你真是異想天開，這錢金是汪先生私人的，怎麼可以……

周佛海：汪太太，我知道是私人的，不過「新政府」目前財政實在太困難了，所以只

陳璧君：不行，不行，別的都好商量，唯有這不行。

汪精衛：（對周梅）再想想別的辦法吧。（打了一個哈欠）

（周梅相顧失望。）

周佛海：是的，是的。

梅思平：我吞汪先生太疲乏，請與休息一會了。

汪精衛：唔，我直想睡。（倚凳打磕睡）

周佛海：（對諸等）讓汪先生在這裏休息一下，我們進去看看徐鑿小姐不知道怎樣了？

汪太太：阿頭兒。

陳璧君：好，回頭見。這個錢你不必打主意。（大家一笑）

（周梅相借到大廳裏去，民誼也想跟去。）

陳璧君：（喊住他）民誼你不要走，把你那張禮單給我看一看。

國賊汪精衛

一八三

諸民諒：是，是。（回來把禮單交陳璧君，兩個人輕輕的在談說禮單裏的許多事情。）

（汪精衛聽着了，開始做夢。）

——附轉——

他看到的是抗戰陪都的重慶。

這裏是重慶市各界對汪逆籌募捐遊藝大會的會場。會場裏觀衆早已擠得水洩不週，牆壁上到處貼滿了各項討汪的美術畫和標語——

（一）消滅汪逆偽組織！

（二）汪逆偽組織是敵人政治陰謀的最後把戲！

（三）汪逆偽組織是罪惡深重的總集團！

（四）汪逆偽組織是全世界所不齒的傀儡！

（五）汪逆精衛是替開除黨籍的徒！

（六）汪逆精衛是國民政府通緝的逃犯！

(七) 參加汪逆偽組織的都是無恥的敗類！

(八) 逮捕汪逆夫婦的跪像！

舞台旁邊掛着一塊大牌，上面寫着——今晚游藝節目！

(一) 二衝雙簧(孩子劇團)

(二) 「罵汪」鼓詞(山樂旦)

(三) 東洋魔術——汪精衛變狗(阮振南)

(四) 「國賊汪精衛」(中國萬歲劇團)

這時候孩子劇團表演的「二衝雙簧」已經過去，場上正是山樂旦的「罵汪」鼓詞。彈弦子的已經坐在那裏，開始「定弦」，山樂旦從容的從幕裏出來，拿起鼓槌，琴琴的打了幾下，便又放下。

(註：別戶演時，如無人能唱大鼓，改一別的節目亦可，如歌謠雙簧之類，只要與汪有關就行。)

國賊汪精衛

一八五

山藥豆：(念)「南江月」這去場流行戲曲，鞠躬忙把話學，諸君學博才高，請聽聽下報告：

汪逆南京竊位，出賣中華同胞；媚外求榮，一團趨利敗黨心可笑；籌辦汪逆鐵拳破壞維新雜官。萬古千秋罵名響，河殤秦檜代表。憑下滑稽大鼓，辭句造意淺薄，如有白字或次學，多求諸君指教。(白)適才被于劇團小朋友表演了

一場「三銜雙簧」，實在不錯，換上我來，貢獻一段時事滑稽潮說大鼓。唱那一段呢？(唱)「打鼓罵汪」，總曾記在平劇中，有一齣「打鼓罵曹」，「就是彌衡罵曹操。若因曹操上欺天子，下壓羣僚，圖謀篡位，怒惱了當代名士關正平，用不屈不撓視死如歸的精神，痛罵曹賊以快人心，今天我由藥豆唱一

「打鼓罵汪」，代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罵一回出賣中華民族為虎作倀的漢奸汪精衛，也出一出我的胸中怨氣。閒話不多多表，把絲絃彈起來，我就唱一

回「打鼓罵汪」。(唱)倭奴作亂逞強頭，要奪中華錦綉邦。生死關頭難忍讓，與兵征討試破揚。抗戰三年數起變，甬甌深陷爛泥塘。處詩倭寇，指日可望，

不得意，出了書天這好，喪心清狂，給敵人去受仗。(過板)我表的是狂病，身受國恩，能得浩蕩，不過是投機取巧，竊位中央，糊天糊地，搖搖幌幌，除了自私自利，就沒有手段。巧言令色，狐媚技倆，寡廉鮮恥，反道無常。按下了老臉不提，只提新臉：焦才犧牲，是他唱的高腔；一面注和一面又私運了敵軍和。吃裏爬外，小人的行藏。這面令敵軍服戰，不肯打仗，我們中國戰士英勇，越打越強，那近衛知道了這一次的侵略，種在釘子上，因此他甘言密語，引誘我們投降。蔣總裁屢斥近衛，理直氣壯，國民擁護，世界贊揚。偏有那在精衛安心把當上，他與近衛去唱雙簧，看起來他不走近衛，專走歧途，倒行逆施，如瘋似狂，私離了國都，逃奔香港，又跑到日本東京，親自去認乾娘。(過板)想當年日本軍閥十分狂妄，侵略中國，狼似豺狼，琉球台灣，逼迫割讓，不久又把朝鮮佔了，貪心不足蛇吞象，九月十八侵略我們瀋陽，饕餮變受戒，鯨吞狀，夢遊華北又把口張。七七抗戰，蘆溝橋上，旌旗已豎，何懼豺狼？領袖定策

長期抵抗，全國軍民誓掃頑強，小孩子也算得清這一本賬。咱不去談倭寇，咱們的國必亡。汪精衛的心和肝和人不一樣，他硬說日本是心懷慈悲，高呼大喊，任意把那詞囉，硬着臉皮主張去投降。可憐他狂披人皮，空活在世上，自討了聖賢書大好的文章。古時候魯國童子殺敵把身喪；汪琦二字姓名香，連這個小孩子他也此不上，可憐精衛白送了汪，有價海島叫精衛，志氣難壯，聊石磯海，浪濤猖狂，那汪逆也叫精衛，天生沒有胆量，對着那小小的三個海島，嚇心虛似節節，千方百計求敵投降。精衛二字從此變成不祥。衆同胞，應給他鑄成一個鐵像，跪正西潤岳廟旁，那秦檜就應該趕步把位讓，管叫他逆敵賣國殘害同胞認賊作父的罪惡昭彰，醜名中外揚。（按）這而今，倭寇的居心何必我細講，他不該看中國恰好似一隻肥羊。七七以前步步退讓，他越退讓，他越逞強，到如今直打了三年多的仗。那倭寇，百萬人的骨灰，運回了東洋。那罪閻仔細的算了一算賬，看中國逆得妻重新打主張。那近衛定計胡吹亂噓，汪逆精

衛廷翰的幫腔，近衛說，中日兩國應該互相依傍，運合起同把共防，大家擁護日本皇上，中國的老百姓，只管納田租，中國人替日本修路開礦；日本兵替中國修家鄉，共存共榮，和平有保障，休兵罷戰，何必論短長。說此話想必是搥了五臟，叫人家聽了去笑掉了牙床。他本是白天作夢，忠的是軍思想。恐不到打了漢奸米斯特汪。汪精衛急回來是個投機匠，辱罵近衛好主戰，他還說中日國民容貌相仿，歸順了日本不算投降，爲什麼汪精衛這等狂妄？爲什麼專走異道，不喜朝光？如果是搗棋子，兜老底，令人失望，也不過只貪圖日本老頭洋，演出來的滑稽戲，肚皮笑眼！此等妖孽也難變。我們中華抗戰國軍根本不變樣，除奸滅寇意志如鋼，有勁頭儘在戰場以上，把那新仇舊恨，一掃而光，誰聽他們瞎噴噴！（馮板）也願得全國同胞不要把管上！汪逆賣國違背綱常，他不該對我們將胸亂把空氣放，詆毀領袖，污蔑中央，欺騙百姓莫把日本抗，莫乃是天生下賊，奴才苗秧！他會說我軍人不能打俸，把日本誘發得匪賽金

鋼！他還說要攻今戰，日本是英雄，在山東打日寇也未嘗敗北台兒莊，他又說中國軍民跟豆蔻一個樣。恨只恨他竹籬我中華越打越強。奔走各地組織奸黨，用錢收買地痞流氓，借勢壓人良心喪，暗殺志士陷害忠良。最可恨汪精衛爲虎作倀，他竟然在敵機轟炸後方，他竟然讓敵機把炸彈亂放，因此上重慶成爲萬縣瀟湖，南北行客，各大地方俱都遭了殃。凡我同胞拿起打狗棒，肅清這奸，正義伸張！說書的本來沒有大力量，爲國宣傳理應當。謗說一句：汪逆前大罪狀，不忠不孝不仁不義，拍賣國罪非常！他學有敵愾，全不想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惡敵賣國，百姓遭殃！國府避難這些態何難，全國各地法網密張，捉住了汪精衛越刑場，明正典刑，好令四方全國軍民努力把敵抗。最後勝利已露曙光，再接再厲把倭寇掃蕩，才能夠收復失地奏凱還鄉。這回感下我尚諸君宣佈汪逆罪狀，願同胞一致聲討，誓滅強梁，我們國裏民安樂！（按本文係山樂且所唱原詞，如在舞台上演出，應加節制，以不超過八分鐘爲宜）。

（大鼓唱完，山樂且與彈弦子的演奏，觀眾聲不絕。）

演講者：（從後台走出來，向觀衆鞠躬）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正當汪逆賣國簽約暴露，最近更弄了他的主子——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命令，在南京粉墨登場的時候，我們更更壞的了。日日寇滅亡我們中國的陰謀是決不改變的。雖然汪逆的叛國，對於我們的抗戰前途，有極多大的影響，但是這種醜劇的演出，使國家民族都蒙到了莫大的恥辱，我們決不能予以寬容而不給以前伐的！今天我們舉着這面這面新裝捐游藝會，爲的就是要汪逆夫婦永遠跪在抗戰陣亡將士的靈前，和百個上墳墳前而跪着的秦柏夫婦一樣，爲後代子孫作一個恥辱的教訓，同時，我們更表示，我們全中國的人民，要爲鞏固團結，堅持抗戰，反對公開的與不公開的一切妥協投降份子，作反汪的長期鬥爭，一直到中華民族得到最後的解放！（觀衆大鼓掌，間有高呼「打倒汪逆爲組織」）「反對一切投降妥協份子」，口號者，情緒至爲熱烈。）現在游藝節目繼續舉行。

(演譯者下場。台上：檢場的佈置魔術場面，幾位術者借助手上場。)

魔術術者：諸位來賓：俗語說的好，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今天兄弟在諸位面前要獻醜一點京洋小玩意，玩意的名字叫作「汪精衛變狗」。說他汪精衛這王八蛋，自從前年離開重慶以後，投降敵人，百般獻媚，甘願做敵人的走狗，可謂無恥已極！今天我們要把牠讓大家看看牠的本來面目。問諸少爺，我們馬上就變起來，變務不好，還望諸位多多原諒。(向助手)你把那王八蛋弄出來給大家看看。

(助手到後台把汪精衛牽了出來。)

魔術術者：諸位先生，這就是汪精衛，你們別看牠比人還像人樣，其實，他的行為是比狗不如。今天叫牠變狗實在還是便宜了牠。(向助手)把箱子打開來。

(後台開始奏樂。助手將台上的一隻大木箱的蓋子打開來，給觀眾看，裏面空無所有，再拿一根棍子把箱子的週圍打了幾下，然後將汪精衛鎖在箱子裏

去，汪精衛雖然不大願意，但是沒有辦法，只好鑽了進去。助手把箱子關好，又在上面加了大鎖。由助手將鑰匙交給慶慶衛者。慶慶衛者拿着，把起那圓形表，「那一位願意把這鑰匙保管起來？」——就在這時，汪精衛已由箱子的夾層中鑽出，換了一只穿着狗皮的假汪精衛進去了！——然後又吩咐助手用粗麻繩把箱子捆得緊緊的捆了起來。」

慶慶衛者：（向眾）現在我們已經把汪精衛這王八蛋關在箱子裏了，（拿出一把手槍來向那箱子瞄準）只等槍聲一響，他就裏面變了狗了！一，二，三：（槍聲響。只見箱子裏面「汪！汪！」的狗叫聲）。諸位請聽，汪精衛已經變了狗了。（他正觀察手表拿回鑰匙，助手幫着他把箱子捆得紧紧的繞繩解開，把表打開）不信，你們看他！（打開箱蓋，果然汪精衛這時已經變着狗臉披者狗皮從箱子裏鑽出來，爬爬出來。尾巴上綁着一面小旗子，上邊寫着四個字：「和平救國」作表稱號。他，這裏還是「汪汪汪」的叫不停。觀察大笑，鼓掌。助手把狗牽了進去。）

魔術者向觀眾一鞠躬而退。）

——暗轉——

這裏是一個日本俱樂部。一個日本藝妓正在隨著樂聲舞蹈。旁邊圍着三個日本浪人，拍掌，唱歌，隨聲盲出。正在高聲狂笑的時候，門開了，影佐牽着一條狗——即前章所說的汪精衛——走進來。大家立刻停止了喧鬧。）

影佐：什麼事情，大家這樣高興？

浪人甲：報告，因為汪精衛在南京成立了政府，所以我們很高興。

影佐：（大為不滿）還有什麼值得這樣高興的？告訴你們，現在這不是你們高興的時候。

（幾個浪人面面相覷。）

藝妓：汪精衛登台，我們還不應高興麼？

影佐：近來大家有種習慣，很不好，就是每逢有點與自己的心意相反的事情出現的時候

候，就表現出一種超乎平常的歡喜。當然，這並不是說「南京政府」的成立不應該歡喜，不過在表現喜悅上，應該有他的限度。你們沒有看到報上登着麼，英國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報紙對於「南京政府」的成立，有許多連一個字都沒有登？這固然是因為他們忙着登載歐戰的消息，對於東洋的事情不感興趣，可是這樣的世界上，總只有我們日本獨自在這裏大吹大擂，喧鬧不休，也是很無聊的！

浪人乙：那是因為我們要得到和平了，所以比起人家來就格外關心些，喜歡些。

影佐：（突然沉下臉來）誰說我們要得到和平了？

浪人乙：咳！上次軍部不是對我們說得很明白的麼？只等汪精衛一登台，「中國事變」

就可以結束了？

浪人丙：並且還容許我們，以後我們可以不必再出錢再出人去當兵了。

影佐：哼！你們想得倒容易！你們相信汪精衛有這麼大力量麼？老實對你們說了吧：南

京政府的成立，並不是事變的解決，不過是解決事變的一個關頭，一個步驟。汪精衛不能結束戰爭，看看他的實力怎樣。我們日本國民在目前的問題上，既用不着喜歡，也用不着擔憂。我們要鎮靜的努力來培養牠的實力。

浪人甲：您的意思是不是說我們繼續的來支持汪精衛？

影佐：那當然！所以你們還得出錢，還得養兵！

浪人乙：那可怎麼得了！（各浪人大爲着急）

浪人丙：（問影佐）怎麼當初軍都對我們所說的……

浪人乙：且騙我們的。

影佐：胡說！軍部決不騙你們！你們怪只怪汪精衛沒有能力！

汪精衛：（從進門後一直狗似的爬在地下，聽到這裏忍不住站起來了，拉下那副狗面具

）不，不，願同，怎麼能怪我呢？

（各浪人都吃了一驚。）

藝妓：（問影佐）這就是汪精衛麼？（汪精衛慄慄萬分）

影佐：是的，就是他！我們用了這麼多的錢，費了這麼多的力氣，好容易把他捧上了

台，滿想他能夠解決「事變」，誰知道一點作用都沒有。重慶政府不理他，

不去設備；國際方面居然想不到也沒有人承認他的。

汪精衛：（連忙辯）顧問，這不能怪我。先說美國吧，他站在支持他的門戶開放主義

同九國公約的立場上，當然是不會承認我的。他至今還沒有承認意大利的台

阿比西尼亞，至今沒有承認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連捷克政府都還不承認

我的，請問他怎麼會承認我呢？

影佐：那麼英國呢？法國呢？你難道看不出；甚至於連德國的輿論對，都常常因冷

麼？

汪精衛：（無以爲容）這……這……

漢人甲：沒有用的傢伙！

國賊 汪精衛

浪人乙：簡直就沒有用！

蘇妓：這種人要他來做什麼！

浪人丙：我們完全上了他的當了！

汪精衛：不，不，我在國際間雖然還沒有發生力量，但是對於重慶政府是有相當的打擊的。

影佐：哼！打擊？你發去的通電，重慶政府連理都沒有理你，他們對你，完全是採取抹煞的態度。你不但沒有拉人過來，反而倒地拉了許多人，高宗武尚希望之後，像王國維、周樂山、湯增敬、張世祿、王雲五……一批一批的都離開你了。打擊？你給了他們什麼打擊！你說！

汪精衛：這些人本來都沒有什麼用的。現在我已經派了不少人到重慶去進行分化他們的工作，不久一定有許多人可以被我們拉過來的。

浪人甲：不久，不久！你還要我們等多久？我們已經等了整整的快三年了，花了有百億

多錢，死了有百萬多的人，爲什麼？爲了什麼？（遲疑汪精衛）老關你，爲什麼？

浪人乙：過去，我們都相信你，相信你眞可以結束「中國事變」，所以我們一直神護你。

，儼然的把你當作了我們日本人民的一個救主！誰知道你竟是這樣的「騙家狗」！我們的損失怎麼辦？怎麼辦？（幾乎要動手打他了。）

（其他的人都就着逼他。）

汪精衛：（嚇得拉住了影佐）願再，救救我，救救我！

影佐：（冷笑）哼！哼！

——附錄——

這是南京某處的一個廣場。每上有一個新搭起的牌樓，上邊掛着一條白布的橫幅，上邊寫着對聯的寫着「歡迎汪王」市民大會」幾個字。會主席一個寫着張某的小職，正在佈置一切。廣場上，寫着警察一人靠在一株大樹根

下坐着打瞌睡。

小職員：（忙着佈置完了之後，看看錶，望望講演台下）喂！快八點半了，怎麼還沒有
人來呀？（看見打瞌睡的偽警甲）喂，同志！怎麼睡著了？」

（偽警甲還是不醒。）

小職員：（大聲叫他）喂！喂！同志！（見他不醒，便在地上拾了一塊小石子打過去，
把偽警甲打醒了）喂！快九點鐘了，怎麼還沒有有人來呀？」

偽警甲：（懶洋洋的）誰知道！各保甲長那裏我們早都通知了的，要他們叫老百姓們一
早在這裏集合。他們不來，有什麼辦法！

小職員：（在台上踱着急）怎麼行呀！今天我開歡迎主席的市民大會，不能連人都沒
有呀！現在就快九點鐘了。主席九點鐘來，這可太不像樣子呀！喂！喂！這怎
麼辦哪？還不快點想辦法！

偽警甲：您別着急！局裏已經派了不少兄弟們出去找了，不多不少，回頭總不難讓他空

着場子開會，是不是？

小職員：好，好，人越多越好，告訴你們弟兄們，不叫他們白辛苦的，開完會，有犒賞。（看見台上的一大堆紅紅綠綠的小紙旗）喂！喂！同志！（捧起這一堆旗子）這堆旗子交給你。

偽警甲：（奇怪）要這旗子幹什麼？

小職員：回頭等老百姓來了，每個人給他們一根。這是歡迎主席的旗子。

偽警甲：（接過旗子，看了看旗子上的字）「歡迎汪主席」，要不要錢的？

小職員：不要錢，完全奉送。

偽警甲：好嗎。（看見那邊路上來了一批人）好了，好了，來了一批了。（遠遠的聽見

熙熙攘攘的一羣人聲）唔！還真不少，一五，一十，有十來個。

小職員：好極了，趕快準備旗子，趕快！趕快！

（偽警甲連忙去數旗子：「一五，一十」。）

（偽警乙牽着一串老百姓來，一個個都像叫化子似的，面黃肌瘦；衣衫襤褸，有老大婆，有小孩子，男的，女的，都用麻繩拴在一起。一個鄉下女人一路來和那偽警吵鬧不休。）

鄉婦：這是從那兒說起，無緣無故的把我們鄉到這兒來幹什麼！

羣衆甲：是呀！我們也沒有犯罪，憑什麼把我們這樣綁起來！

偽警乙：放話！剛才不是對你們說「了麼，要你們來開會的。」

羣衆乙：開會就開會好了，爲什麼把我們這樣綁起來呢？

（羣衆面有的人在問：「開什麼會呀？」）

偽警乙：這是命令！什麼？開完會就放你們走，不許再多話！

（大家竊竊私議。）

（偽警甲拿了一紮紙旗分送給羣衆。）

鄉婦：這旗子幹什麼？

小 孩二媽說好玩。我要，我要。（向偽警甲）喂，再給我兩根。

偽警甲：（笑）入一根，沒有多。

羣衆丙：他媽的，這乖真新鮮，開會還發送旗子。

羣衆丁：（們也不是送旗的，拿着這棍子像哭喪棒似的，幹麼？我不要了）（把他丟在地

下）

偽警乙：（命令他）撿起來！你不聽話，等開完會把你扣起來！撿起來！

羣衆丁：（勸）幹麼這樣呢呀！扣起來就扣起來！大不了一條命！

偽警乙：（見他反抗，大怒，拔出警棍要打他）什麼？你敢說什麼！

羣衆：（聲中勸解）得了，得了，大家都是中國人，何必呢？在這裏，誰也用不着欺

侮誰。誰心裏委屈，誰自己明白。

偽警乙：（趁機會過來表示心迹）對嗎！誰心裏委屈，誰明白。（對羣衆乙）老兄，（

着他撿起那根旗子）我們都是中國人，今天在這裏，誰心裏都不好受，我們心

是人！有什麼法子呢？

小職員：（在台上望見遠處）來了一批羣衆（好了，好了，那邊又來了幾羣！（遠喊）喂

！喂！快一點！快一點！（叮囑台下羣衆）大家靜一靜，不要吵，聽我說話！

（這時僞警丙又帶了幾個男女老幼來，大家混雜在一處，聲音越發的嘈雜了。

）喂，大家不要吵！不要吵！（向僞警甲）旗子都分齊了沒有？

僞警甲：都有了。

小職員：（嚴禁說話的樣子）大家不要吵，聽我說話！（大家依然嘈雜不休，乃轉斥各

僞警）叫他們不要說話！

僞警：（分別的向羣衆）不要吵！不要說話！聽上頭有話對你們講！大家聽？

（大家這時才不見台上還有這樣一羣人在那裏，開始靜下來。）

小職員：你們大家知道不知道，你們今天到這來幹什麼？

羣衆：不知道！

小職員：（大聲疾呼）今天你們是來歡迎汪主席的！

羣衆：（人聲嘈雜，各人說各人的）

——誰？

——汪主席？誰是汪主席？

——就是汪精衛。

——你歡迎他麼？

——這王八蛋！

——歡迎他幹什麼！

——誰來歡迎他！

（其中有一個人的聲音特別高些。）

羣衆了：我們為什麼要歡迎他呀！

小職員：不要問爲什麼，歡迎就是歡迎。汪主席馬上就要來了，主席一到，大家要把旗子

國 賊 汪 精 衛

舉得高高的，大家喊：「歡迎主席！」聲音越發越響，臉上要笑開，聽見沒有？

琴、衆：（有幾個人回答）聽見了！

小職員：主席對你們講話的時候，大家要靜靜的聽，不要叫聲。我幾時在台上喊：「主席萬歲！」你們大家也要跟着喊「主席萬歲！」聽見了沒有？

琴、衆：（有幾個人回答）聽見了！

（遠遠的突然有人喊：「主席到」。隨着樂聲奏起來，是鼓樂。）

小職員：（關照琴衆）聽！主席來了！你們大家預備！

（在哀樂完畢的時候，汪精衛慢慢的從台裏出來，後面跟着一個武裝的日本憲兵，像押着囚犯似的。小職員見汪精衛，連忙鼓掌。琴衆一個個面面相覷，氣的毫無動靜。小職員大急，在台上拼命做手勢，琴衆有的莫明其妙，有的混會了，都把旗子丟在地上，跟着鼓掌；寥寥的掌聲，反而把空氣顯得更為寂寥。汪精衛站在台口，局促不安，回頭看着那小職員，頗有責難之意。小職員僅

恐萬狀，不知怎樣才好。）

小職員：（向羣衆）大家怎麼不喊呀！

（羣衆茫然。有人問：「喊什麼呀？」）

小職員：「主席萬歲！」

羣衆：（大家才想起來）對了，對了，大家喊「主席萬歲！」

（羣衆零零落落的：「對了，對了，喊主席萬歲！」）

（小職員在台上急得直擰腳，抓頭皮。）

汪精衛：（狼狽不堪）各位同胞：今天我能在這裏重新同大家見面，心裏非常高興，中

日兩國，不但是同文，而且是同種，應該是互相扶助互相親善的，想不到結果

竟以兵戎相見，兩年多來，大家都吃了很多苦頭，實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台下羣衆有的在說話，有的在打瞌睡，有的發出嗚嗚）中國是以三民主義為國

的，……

國賊汪精衛

華素茂：（是一個老頭子，突然在台下人從中喊出）我們信仰的是真正的王民主義！抗

日的三民主義！

汪精衛：（出其不意）什麼？誰說的？（回顧憲兵）抓起來！

（日本憲兵立刻從台上跑下來。）

小職員：那個搗亂，把他抓起來！抓起來！

（華素大震動。大樹上突然發現「打倒汪精衛」的標語。）

華素：（有人高喊）打倒賣國賊汪精衛！（全場騷亂，真實在旁無法阻止。）

汪精衛：（在台上暴跳）槍斃！槍斃！都給我槍斃！

（日本憲兵舉起刺刀正要屠殺，突然有人從人叢中拋出手榴彈一枚，當場

爆炸，但見一片火光，台上台下所有的人立刻倒斃於盡。）

——暗轉——

花園的一角；汪精衛依然睡著，國民黨同陳璧君兩人仍在低聲的談話。

汪精衛：（被夢中極度的恐怖所驚，喊叫起來）呀！呀！

陳璧君：什麼事？四哥，什麼事？醒一醒！

汪精衛：（醒過來，四面看看，還有餘悸，喘息不已）啊！看看陳璧君，又摸摸自己

額角）好危險！

陳璧君：你是怎麼了？

豬民誼：是作夢吧？

汪精衛：（點點頭）唔！作了一個很長很長的惡夢！

陳璧君：不要緊的。大概是酒喝多了，早點進去休息吧。

汪精衛：好。（正要起身）

（突然新娘子從大廳的邊門裏哭泣着走出來，周佛海海恩平兩人一路勸慰着她。男女賓客都擠在門口張望。）

陳璧君：怎麼啦，新娘子？什麼事情哭呀？

副賊 汪精衛

(新娘子笑得利害了。)

周佛海：(若無其事地)沒有什麼；川島顧問她逗着玩，新娘子不好意思就跟我來了。沒有什麼，小孩子脾氣。汪太太，你勸勸她吧，把新娘子帶着新娘子去罷。(說完又跑到廳裏去了。)

陳璧君：新娘子別孩子氣，鬧着玩。有什麼緊的！(看見男女賓客在門口排了一大堆)還有什麼好看的？大家聚團在這裏幹什麼了請進去，請進去！

(賓客們不好意思只得散了。)

(梅思平大概是在河清民館講說剛才的慘境，洪民館居然也搖搖頭，做個嘴，覺得太難堪了。)

汪精衛：(對新娘子)不要緊了，他們不是還在等你麼？趕快去。交際場中，這種事是有的。

陳璧君：對了。他們肯同你鬧着玩，正是看得起你呢。快擦擦眼淚，我陪你去。

新娘：（依偎在吳）不，不，我不能去，我不能受這侮辱！（曉得更利害了）

汪精衛：孩子不要隨便說話！什麼侮辱？他們怎麼侮辱了！他倒這模樣有何侮辱

分彼此，正是同我們表示親善的意思，怎麼是侮辱！

（周佛海忽然又從大廳裏跨出來）

周佛海：快點，快點，汪先生，不好了！因為同我在发脾气了。說新娘子爲什麼說這些

時候還不肯去，他們等得不耐煩，已經在拍桌子了！

陳壁君：（在一旁着急）糟糕，糟糕！（對周佛海），好，好，周先生，請你再去說一

聲，就說馬上就來，在裝裝呢！

周佛海：那麼快一點呀！（忽忽的又跑進去了。）

汪精衛：七妹，快給她整理整理頭髮去。

（陳壁君替她擦擦眼淚，理理頭髮。）

新娘：（態度堅決）不，不。寧願死，我也不能去！我是人！

國賊汪精衛

三一

汪精衛：什麼話！小孩子太不懂好歹了！老實說，日本朋友肯同你玩玩是給你面子，別人求還求不到呢！真是太不知趣了！

陳壁君：（扶着新娘子）好了，好了，快去吧，我陪着你，用不着害怕。

新娘：我從來沒有受過這個！

汪精衛：做我的兒媳婦，就得受這個！你記着！快點去！

褚民誼：新娘子，不要遲疑了！現在你覺得不大好意思，慢慢的就會習慣的。

陳壁君：去罷。不去，他們自己過來，反而倒不好辦了。

（新娘除了哭泣沒有話說。陳壁君扶着進去了。）

（大家正在目送着她們進去的時候，那小漢奸忽然又出現在梅思平的面前

。）

梅思平：唉？又是你！（不勝其煩）好，好，好，別麻煩了，明天早晨十點鐘，你到市

政府來，（從懷裏掏出一張名片來，在上面寫了幾個字）就拿我的名片去見王

賊害，他會給你安插的。別再糾纏不清了！

小漢奸：梅先生，不必了，我明天回上海去了。

梅思平：（大爲驚異）怎麼？你不是要找事麼！

小漢奸：不，不，這個事我做不了。謝謝你的好意。（自言自語地）「真莫大於心死」

！——心死葬我走了！（神色沮沮地由原路走了）

梅思平：（望着他的背影）這個神經病！

汪精衛：思平，這個人是誰？

梅思平：神經病！今天碰了我一晚上，問我要差使。剛才我答應了他，他倒不要了，跑了。神經病！

（周佛海又急急的從大廳裏跑出來。）

周佛海：（揩揩額上的汗）好了，好了，總算好了！

汪精衛：怎麼樣？川島顧問沒有發脾氣麼？

酒 賊 汪 精 衛

周佛海：沒有，沒有，現在又在那裏喝醉了！

汪精衛：（微笑）只要他們高興就好了。

（這裏忽然傳來一陣狂笑聲。）

民誼：（向他）什麼事？什麼事？

汪精衛：沒有什麼，他們在那裏高興了周先生，其實他們永遠地構高貴，我保證一輩子
有辦法了！

：（）（笑聲不斷的傳來。）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初版 一——五〇〇〇

劇本
創作選

國賊汪精衛

每冊實價壹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版權
所有
翻印
必究

著者 馬 彥 祥

印行者 青年出版社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